

第一次世界大戰史



羅剛教授遺書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儲玉坤著



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自序

一本書的出版，不能沒有一篇序文；所以在寫完這本書之後，不能再寫一篇序文，以說明這本書從開始寫作到出版問世的經過。

我在黑暗之中，開始寫這本書，自以為「文章報國」，在抗戰期間，也是一種神聖的事業，和其他抗戰工作，有同樣的重要。因此我把寫完這本書，成爲我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而且作爲我留在淪陷區最大的任務。所以我在黑暗裡寫這本書的時候，懷着一個極大的宏願，就是要一俟勝利來臨之後，立即就可以出版，不但是國內第一部著作，而且也是國際上最早出版的一本。過去我國出版界，常常要依賴外國人的著作，尤其關於國際問題的著作，大半是翻譯而成的。從歐戰爆發的一天起，我就立志要寫這一本書，爲我國著作界開一個先例。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歐洲大戰爆發的一天開始，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的一天爲止，我搜集材料，埋頭寫作，完全自由，毫無問題；但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上海本來是一個孤島，到此便成爲敵人的佔領都市，橫遭敵人的蹂躪，幾乎暗無天日，使我寫這本書也遭到了意外的障礙。就是國際新聞也喪失了自由，不僅外國通訊社不能自由報道，而且報紙也不能自由刊載。而通訊社所發出的消息，報紙所刊載的新聞，都是敵人所放的謠言，都不可以相信。當時我雖然仍在法國哈瓦斯通訊社任職，但是除了每天偷閱「密件」(Confidential)而外，幾乎無法取得真實的消息，在這種環境之下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當然是要不得的。因此便決定這本書的內容，偏重在歐洲方面，而將遠東太平洋的戰爭，略而不詳，擬另成專冊。這種辦法，當然是不得已而出此，可以說

是本書唯一的缺點，希望讀者原諒。我本來打算至勝利之後，另外寫一本中國抗戰史，但是日月重光之後，我的工作更加繁重，在新聞界，除了主持文匯報筆政而外，並兼任正言報新聞報以及上海中央日報的社論委員，平均每三天要寫社論二篇。在教育界，除了主持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教務而外，並兼任之江大學上海法學院暨南通學院等校的教授；每星期担任了二十小時的功課，終日在外東奔西走，那裡還有時間坐下來潛心著作呢？因此這個缺陷就無法補償了。

這一本書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對於大戰的結束，不及寫大戰爆發那末詳盡。其中原因，不得不在這裡說明一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午夢，我在西愛斯路和平邨的寓所，突然來了五六個「不速之客」，我從夢中驚醒着，一聽就知道出了亂子，女僕開了門，聽見東洋人說中國話的口音，我一下床，就有三個人把手槍對我，不許我動，他們就在這個時候，檢查我的書台及衣箱，把我所有的文稿以及平時所搜集的資料，當作情報一樣珍貴的東西，一齊拿了去，所以這一本書也會蒙過難。我在瀛北憲兵隊居了十幾天，連天被毒打，灌水，電刑侮辱……盡了人間的苦楚，最後終於離開了敵人的魔窟，但是這本書的原稿，仍留在敵方憲兵隊長的台上，不許我帶走。

我脫險後，所有的朋友，都替我可惜，張國淦鄧孝可兩位老先生暨陳高備費彝民嚴寶禮諸兄，都替我設法想把這部書救出來，可是無論如何，沒有辦法。直到勝利消息傳到上海之後，嚴寶禮兄和我同去見日本憲兵隊鈴木軍曹，才把這本書的原稿拿回來，但是所有資料一齊散失了。不得已只好草草完成後半部書。永祥書館於戰後積極擴充出版書籍的範圍，由范泉兄主持一切，他早已知道我化了八年的工夫，寫成這本書，便要我交給永祥出版，盛情難却，這本書便在永祥出版了。

自序

最後，我寫成這本書，得到內人俞炳璋女士的鼓勵與幫助不少，特此誌謝。

作者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上海

740.274
8635

第一次世界大戰史 目次

數 頁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一一二)

第二章 大戰爆發的遠因

第一節 世界資源重分配問題

(三一九)

第二節 獨裁政治的風起雲湧

(一〇一—一六)

第三節 戰爭發生的其他原因

(一六一—一九)

第三章 大戰爆發的近因

第一節 巴黎和約種下禍根

(二〇一—二四)

第二節 集體安全制的失敗

(二五一—二八)

第三節 列強外交的縱橫捭闔

(二八一—三六)

第四章 歐戰第一階段

第一節 歐戰爆發的導火線

(三七—四九)

472009

- 第二節 波爾又遭德蘇瓜分……………(四九—五五)
- 第三節 法蘭西悲劇的始末……………(五六—六八)
- 第四節 法國戰敗及其前途……………(六九—八〇)

第五章 德蘇戰爭的演進

- 第一節 翻覆無常的德蘇關係……………(八一—八九)
- 第二節 勢如破竹的閃電攻勢……………(八九—一〇二)
- 第三節 轉敗為勝的冬季攻勢……………(一〇二—一一二)
- 第四節 東線德軍的節節敗退……………(一一三—一二一)
- 第五節 一九四四年的東線戰局……………(一二一—一二五)

第六章 黑暗大陸的爭奪戰

- 第一節 爭取非洲的意義……………(二六—二八)
- 第二節 北非戰爭的起落……………(二八—三三)
- 第三節 英美聯軍的登陸……………(三四—四〇)

第七章 太平洋上的海空大戰

- 第一節 美日衝突與試探談判……………(四一—四五)
- 第二節 開戰後美國的措施……………(四五—六二)

第三章 太平洋戰爭的初期……………(一六二—一七七)

第八章 美國參加歐戰的前後

第一節 從中立法到援助法……………(一七八—一八二)

第二節 美國參加大戰的經過……………(一八二—一八六)

第三節 協約國的作戰目標……………(一八六—一九三)

第九章 義大利的無條件投降

第一節 協約軍在西西里島登陸……………(一九四—一九七)

第二節 義大利的政變及投降……………(一九七—二〇三)

第三節 墨索里尼的獲救……………(二〇三—二〇六)

第四節 羅馬的解放……………(二〇六—二一一)

第十章 協約國的戰畧問題

第一節 蘇聯要求第二戰場……………(二二一—二三〇)

第二節 英國堅持歐洲第一……………(二三〇—二三四)

第三節 協約軍在法國登陸……………(二三四—二三八)

第十一章 一九四四年的戰績

第十二章 大戰的結束

- 第一節 巴黎的光復及法國的解放……………(二二九—二三三)
- 第二節 羅馬尼亞的要求停戰……………(二三三—二三七)
- 第三節 芬蘭向蘇聯求和……………(二三七—二四一)
- 第四節 保加利亞的歸向協約國……………(二四一—二四五)
- 第五節 土耳其的對德絕交……………(二四五—二四九)
- 第六節 波蘇糾紛的解決……………(二四九—二五六)

附錄

- 第一節 蘇聯最後一次的冬季攻勢……………(二五七—二六一)
- 第二節 德國的崩潰與投降……………(二六一—二六六)
- 第三節 日本的失敗與屈膝……………(二六七—二七五)
- 第四節 聯合國機構的誕生……………(二七五—二八一)
- 聯合國憲章……………(二八二—三〇七)

附圖

頁數	內容
16	進攻荷比而侵入法境……………(五九)
17	法國東邊戰況……………(六〇)
18	馬奇諾防線……………(六一)
19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晤會……………(六四)
20	德軍開入巴黎……………(六五)
21	貝當上將向德求和……………(六五)
22	蘇聯併吞波羅的海各國……………(八四)
23	蘇聯鞏固西陲防務……………(八四)
24	德軍侵入蘇境……………(九〇)
25	芬蘇前線……………(九四)
26	光復後的史太林城……………(一〇八)
27	德羅兩國的俘虜……………(一〇九)
28	却尼亞柯夫斯基將軍……………(一二四)
29	紅軍相繼收復失地……………(一二四)
30	瀋陽事件……………(一四三)
31	蘆溝橋事件……………(一四五)
32	日本特使來栖與野村……………(一四九)
1	英法與德國所有物資比較統計表……………(七)
2	英法與德國物力之比較統計表……………(八)
3	慕尼黑會議……………(三〇)
4	哈里法先斯外相與駐德大使……………(四〇)
5	漢德森爵士……………(四二)
6	史太林與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四三)
7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字……………(四四)
8	張伯倫首相……………(四四)
9	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四八)
10	法國內閣經理達拉第……………(四八)
11	德波前線……………(五〇)
12	紅軍開入波境……………(五一)
13	德蘇瓜分波蘭……………(五三)
14	波蘭外長貝克……………(五四)
15	英法對德封鎖……………(五六)
16	北歐戰線……………(五八)

第一章 緒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的結果，單以雙方士兵的傷亡而論，死於戰役的有八百餘萬人，受傷的不下二千一百萬人；各國人民因遭受戰禍，疾病，饑寒而殞命，更是無從計算。至於物質損失的重大，則非數字所能表示。全世界的物資，都消耗在這次的大戰裡；不是製成砲火化為烏有，就是在海上被擊沉葬身魚腹；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反受到種種的限制，使全世界二十餘萬萬的人群，都在飢餓線上掙扎；就是到了大戰結束之後，不景氣的風浪，吹遍了全球，瘡痍滿目，生活程度的普遍提高，幾令人不相信這世界還是人間？所以凡是經過這次世界大戰的人士，莫不相信戰爭是人類的浩劫，匪特在物質上精神上要受到極大的打擊，就是整個文明也有被摧毀之虞。在上次大戰期間，一般人都抱着「以戰制戰」(The war ends war)的信念，最後美國參戰，威爾遜總統也說是「爲民治而戰」；協約國獲勝之後，一般政論家莫不額手慶幸，咸謂人類將不復遭遇到戰禍。可是上次大戰的血跡未乾，而第二次大戰的血鐘又響了。從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協定簽字，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軍侵入波蘭揭起第二次大戰的血幕，僅隔二十年，而世界戰爭再度爆發了。

按之人類的歷史，每次經過一場戰爭之後，接着必有一番和平運動 (Peace movement) 認爲上次戰爭是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但是所有的和平運動，事實證明都歸於失敗了。例如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 (Vienna Conference) 之後，深感到歐洲各國遭拿破崙的蹂躪和幾年戰爭的洗劫，乃有俄皇亞力山大第一 (Alexander I) 本着基督教的和平主義，出來發起組織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欲將歐洲的和平置於永久的基礎上，可是結果是失敗了。其後瑞典炸藥發明家諾貝爾 (Alfred Nobel) 設立和

平獎金；美國鋼鐵大王加內基 (Andrew Carnegie) 爲宣傳和平，不惜浪費大批金錢，波蘭籍猶太人勃洛克 (Ivan Bloch) 著有戰爭的將來 (The Future of war) 英人安吉爾 (Norman Angell) 著有大幻想 (The Great Illusion) 莫不宣傳和平，痛詆戰爭，可是又有什麼具體的功效呢？一八九八年俄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發表和平宣言，召集海牙和平會議，當時參加者有二十六國，大家都抱着無限的希望，但其結果，和平運動之後，戰爭繼起，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終不可避免。

再如上次大戰之後，和平運動更有具體的表現，一九一九年列強組成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確立集體安全制，以有效的辦法，維持世界的和平，尤其重視裁減軍備一層，盟約第八條規定：「國際聯盟各會員，認爲欲維持和平，必須裁減軍備至最低限度，僅足以維持國家安全，共同執行國際義務」。從表面看來，國際間有了組織，必能保持世界和平。但按之實際，所謂國際聯盟，徒擁其虛名而已，並無實際上的作用。其後各國政治家，亦鑒於國際聯盟的有名無實，不足以保障人類的和平，爰乃發起各種和平運動，以補國際聯盟的不足：(一)一九二二年二月美國國務卿許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召集華盛頓會議，締結九國公約 (Nine-power Treaty of 1922) 以維持太平洋上的和平；(二)一九二五年德國外長史特萊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發表宣言，表示德國願意放棄阿爾薩斯勞爾兩州，而與英法締結一種安全公約，使歐洲永保和平，於是乃有羅加諾條約 (Locarno Pact) 的簽字，對於法國所企求的安全，又多一重保障；(三)一九二八年八月法國外長白里安 (M. Briand) 與美國國務卿凱洛格 (Frank B. Kellogg) 共同發起，締結一種非戰公約，當時在巴黎簽字有十五國代表，其後世界各國一致表示接受，其唯的用意，乃在反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糾紛，或以戰爭爲其推行國策的工具」。 (四)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討論裁減軍備的具體辦法，結果締結倫敦條約，共同宣佈「造艦休戰」。但是這些和平運動能維持和平於永遠嗎？華盛頓會議所造成的遠東均勢，至一九

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即被日本所打破巴黎和會所造成的歐洲均勢，至一九三五年希特勒片而廢棄凡爾賽和約，也就開始解體了。因此有人批評，以均勢（Balance of Powers）所造成的和平，不過是「沒有戰爭而已」（Peace is nothing but without war），並不是真正的和平。

我們再以國家的利害而論，戰爭的結果，不問誰勝誰敗，兩敗俱傷，戰敗國固然奄奄一息，聽人宰割；即在戰勝國，也得不償失。所以各國的賢明政治家，均不願見人類再遭遇戰禍，更不願本國捲入戰爭的漩渦。可是殘酷的事實，在國際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停戰協定剛剛簽字，而另一次戰爭的危機又在醞釀之中了。難道人類真是愛好自相殘殺的動物嗎？其中必有緣故。茲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近因與遠因，分析如下，明瞭了這一個啞謎，也就不難預料到今後世界的動向了。



第二章 大戰爆發的遠因

第一節 世界資源再分配問題

我們研究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很明顯的，乃在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身。換句話說：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內層，潛伏着戰爭的危機；打開一部近代史，自從工業革命產生資本主義以還，其間不知發生多少次的戰爭，衝突，與糾紛，而研究其所以發生的原因，均不得歸罪於資本主義。布哈林（N. Bukharin）著有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一書，對於這一個問題，頗多獨到的見解，他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的許多矛盾，結成了一個『結』（Knot），確有用戰爭的利劍去斬斷；但其結果，這一個『結』，祇有比從前更加堅實。」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考茨基（Karl Kautsky）却提出一種「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的主張，他說：「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不一定是常常要戰爭的；如果相互間的戰爭，對於資產階級的負擔太重時，則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的分割與擄取，必能獲得相互間的諒解與協調；而資本主義為其本身繼續發展起見，實有採取一種新政策——超帝國主義——的可能，因此便可得到世界的和平，」這種理論固然言之成理，但是超帝國主義時代的和平，是一時的，決不能保持恒久。列甯（Lenin）在其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一文中，將超帝國主義的理論，駁得體無完膚。他說：「考茨基的論調，顯然是不可靠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由國內獨佔進而向國際獨佔的趨勢。這是事實，自不待言。但是因此主張超帝國主義，即認為帝國主義間依賴協調而有實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這在實際問題上，是毫無意義可言的，

良以世界各主要地方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均衡故也。在資本主義之下，分配利益，勢力範圍，暨殖民地，除了對於參加分配者一般的經濟的金融的軍事的及其他勢力之強弱而外，沒有別種因素足以成爲分配的基礎。而且這些勢力的相互關係，即在參加分配者，也是常在不平衡的變動中。各種企業例如托拉斯加狄爾以及其他各種產業部門要求各國有均等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萬萬做不到的。在五十年前，如將德國的資本主義勢力，與英國相比較，德國的實力幾等於零；再以日本與俄國比較，也是一樣。所以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關係，在十年或二十年之間，決不會一成不變，即使國際組織發達，而成立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同盟，一定是短命的東西，同樣超帝國主義同盟，不論其出於何種方式或形態，也不過是在戰爭與戰爭之間換口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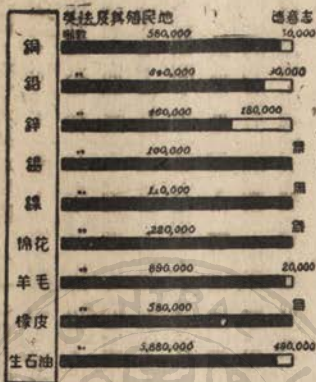
合理論而談事實，十八世紀歐洲向外發展的結果，各國都向海外尋求殖民地，以建立殖民帝國，造成「殖民的帝國主義」，不過這時的經濟制度，只能稱爲「個人資本主義 (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之下，謀個人利益的發展，結果所屬，僅便宜了少數資本家，此在一般人民並無利益可言。而在國際間，常因殖民地問題，引起戰端，有時弱小的國家，因無强有力的政府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又常常引起列強的干涉，於是國際間的戰爭，層出不窮。經濟先進國之間，固然常因利害不同而發生衝突；就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也要利用保護政策，抵抗外來的經濟侵略，使國際間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使各國不得不集中力量，以謀向外的發展，因此經濟的個人主義變爲經濟的國家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 之後，搖身一變，又成爲經濟的帝國主義 (Economic Imperialism) 在此時期，國際戰爭，更易發生，誠如夏披羅 (J. S. Schapiro) 所說，「據許多人的觀察，經濟的帝國主義，是有礙人類和平的」。因爲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特質，乃在擄取殖民地的脂膏以自肥，它從事大規模生產所需要的原料，固然要殖民地供給；它粗製濫造出來的大批商品，也要向殖民地巨量傾銷

，其所得利潤，更不得不尋找安全的投資地。所以殖民地是帝國主義者的營養品，對於它有六種作用：（一）使其獲得工業原料和食物的供給；（二）為其傾銷商品的市場；（三）容納其投放過剩的資金；（四）聽任其移殖過剩的人口；（五）作為軍事上的根據地（六）增加其民族的光榮。

但是帝國主義者領有殖民地，均非和平方法所達到，常因爭取殖民地而發生戰端，近代三百來年的戰爭，無一不因爭取殖民地而爆發。最明顯的，莫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地圖變色，面目全非，殖民地主權轉讓之多，誠為空前未有。茲將戰後列強殖民地面積的增減，列表於後：

國別	時代	殖民地面積（千方哩）	殖民地人口（千位）
英	戰前	三二·六八九	三八一·六九六
	戰後	三四·三一—	四四八·六三七
法	戰前	一〇·五六七	四八·九六五
	戰後	一一·四六二	六三·八一五
美	戰前	一·八五四	九·九〇七
	戰後	一·八八〇	一六·九五二
義	戰前	二八七	一·四一九
	戰後	三〇〇	二·四七五
日	戰前	三八二	一七·四三六
	戰後	三八三	一七·五〇六
德	戰前	二·九〇八	二·九七七
	戰後	喪失殆盡	喪失殆盡

由上表看來，可知英法是戰勝國，將德國戰前所有的殖民地，分割殆盡，錦上添花，殖民帝國更加龐大了。對於各種物資，「取之不竭，用之不盡」，除欲保持現狀而外，別無他求；當然可稱為「有（Have）的國家」。此在德國，則為戰敗國，任人宰割，戰前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喪失殆盡，並受凡爾賽和平條約的束縛，遭遇不平等的待遇；在經濟上，戰敗之餘，滿目瘡痍，國內百業蕭條，人民生活，在極度的困苦中，又被壓在疊疊賠款的重擔之下，幾乎連氣也透不轉來。這個窮困的「沒有」（Have-not）的國家，對着海外豐富的資源，只能望洋興歎，使希特勒不得不叫出要求「生存空間」（Living Space）的呼聲。在國際上採取不妥協的政策，無往不欲打破現狀，先是退出國際聯盟與軍縮會議，繼之而起，片面棄廢凡爾賽和平條約，並向英法提出恢復殖民地的要求，最後竟以武力合併奧大利，吞併捷克，侵略波蘭，甘為戎首，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其次是義大利，雖然是戰勝國，在戰後分得特倫蒂諾（Trentino）蒂羅爾南部（South Tyrol），特里埃斯特（Trieste）伊斯特里亞（Istria）達爾馬蒂亞（Dalmatia）的一部份阜姆（Fiume）杜得康尼斯（Dodecanese）等地，並擴



充非洲殖民地里比亞（Libya）及索瑪利蘭（Somaliland）的疆界，但是義大利的經濟恐慌，終無法解決，國內醞釀着革命運動，使法西斯蒂領袖墨索里尼得上台秉政的機會，大聲疾呼：「我國人口日增，每日所生產的孩子，以視煤鐵小麥為多。本國領土資源不豐，既不能供給增加人口的需要，則唯一的辦法，只有向別處設法擴張了。」所以義大利也是不滿現狀的「沒有」的國家。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墨

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用兵的時候，義大利代表阿洛錫在國聯大會席上，侃侃陳辭，竟謂義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之所為，並非國聯盟約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所規定的戰爭行為，而是義大利對於殖民地的討伐舉動。其根本的原因，實由於目下義國缺乏煤鐵棉花羊毛等原料所致云。

日本雖然也是戰勝國，並於戰後領得代管地，但是其需要資源的迫切，並不亞於德義兩國。推原其故，有下列各項原因：（一）日本係一島國，地瘠民貧，資源不豐，而其工商業，在大戰時期，獲得膨脹的機會，一日千里，對外要求原料供給地及其商品市場，更加迫切；（二）日本人口過剩，向外移殖，到處遭白人的歧視；（三）戰後日本所取得的代管地，僅有軍事價值，而在經濟上，毫無補益。（四）日本在大戰期間，未受重大損失，尤其是日本的海軍，足以稱霸北太平洋。故欲向外發展，以增加民族的光榮。所以日本也是「不滿現狀」的「沒有」的國家。要向海外覓取市場原料及殖民地。因此乃有獨吞中國的大陸政策，造成九一八事變，打破遠東的均勢；同時更有其他企圖，南進攫取英美在南洋的屬地，北進佔領蘇聯的西伯利亞。

在「有」的國家與「沒有」的國家對峙的形勢下，世界和平危於壘卵，戰爭危機迫切，幾乎朝不伊夕，因此乃有和平主義者提出「經濟弭戰」的論調。先是英國外相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在國聯大會席上發表演說，承認英國已在放慮世界資源重分配的問題。他說：「英國人民擁護國際聯盟，毫無自私的目的，因為英人看到舊式的同盟制度，已不足以阻制世界

代表英國 代表法國 代表德國



戰爭的爆發，故欲創立一種有效的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這就是集體安全制。……落後的國家，的確需要先進國家的援助，開發其國內的資源，從而繁榮其民族生活。……不過利用世界資源，却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領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因有世界資源充分的供給，獲得特殊的利益，固矣；然亦有若干國家，國內天然資源既屬有限，而又缺乏殖民地供給其工業原料。因此世界資源的分配，便成了嚴重的問題，何況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深恐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實行獨占而不利於自己呢？英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已在縝密研究之中，祇要能做到世界資源自由分配與世界大工業國之間，則一切畏懼的心理就可以煥然冰釋了」。一九三六年二月，希特勒正式向英國提出恢復德國戰前殖民地的要求，於是英國議會公開討論殖民地重分配問題，並由前工黨領袖藍斯伯雷（George Lansbury）正式提出世界資源重分配的具體方案，其要點有二：（一）目下各國莫不厲兵秣馬，準備大戰，為今之計，唯有召集國際會議，討論一切國際糾紛的經濟因素，嗣後各國對於原料市場及移民，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二）由英法兩國引導國聯，重行分配世界資源及裁減軍備，將世界和平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

但是英國果能忍痛犧牲一部份殖民地轉讓與「沒有」的國家嗎？在現行經濟的帝國主義制度之下，決不會成爲事實的。不寧唯是，抑且帝國主義間的經濟戰，只有愈演愈烈。在這次大戰爆發之前，世界各國莫不對內實行統制經濟對外實行集團經濟，這完全是一種「備戰經濟」（Preparedness Economy）作爲將來「戰時經濟」（War Economy）的張本。統觀世界經濟，可分爲五個系統：（一）英帝國經濟集團——以英國爲中心，（二）泛美經濟集團——由美國領導；（三）歐陸經濟集團——以德國爲主體；（四）東亞經濟集團——以日本爲核心；（五）蘇聯經濟集團——社會主義的體系。

要而言之，在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之制，用和平的方法重行分配世界資源，以緩和帝國主義間的衝

突，從而保持世界和平，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殖民地的再分割，唯有引起遍及全球的世界大戰。上次大戰的主因，固然是爲了爭奪殖民地，就是這一次大戰的爆發，也是由於殖民地的再分割所促成。所以這一次的大戰仍是帝國主義再分割殖民地的戰爭。

第二節 獨裁政治的風起雲湧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政治上的結果，不能不說是民主政治的勝利；歐洲最有力的皇朝——哈布斯堡（Hapsburg），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奧斯曼利（Osmanli）及羅曼諾夫（Romanov），都在戰後崩潰了；而重新改組的國家，如德，奧，匈，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以及土耳其等國，先後都採用民主政治的憲法，所以「爲民治而戰」的英美法等國，於大戰結束之後，莫不舉國若狂地慶祝民主政治的勝利，但是好景不常，有如曇花一現，民主政治不久即開始腐爛，連擁護民治的人們，對於天經地義的民主政治，也發生了根本的懷疑。原來民主政治的特質有三。（一）多數政治；（二）民意政治；（三）法治政治。但是到了現在，還有誰相信這是民主政治的本質呢？

英國政治學者拉斯基（Harold Laski）在其民主政治的危機（Democracy in Crisis）一書說：「現在要維持民主政治，實在難有希望，因爲民主政治與戰爭，是兩國對立的矛盾的名詞。在戰時要逸出憲政的常規，採取非常的處置，所以自從歐戰爆發一直到今日，歐洲各國，均在非常時期，因此非常時期的政府，幾乎成爲通例；而尋常的政府，竟成爲例外」。美國外交政策博學會會長蒲愛爾（R. I. Baell）主編的歐洲新政府（New Governments in Europe）一書，在序文中也說：「經濟恐慌使政治的衝突益加尖銳化，並使各階段均不願以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各項爭端，因爲在緊急狀態之下，要求迅速而堅決的行動；而民主政治，適得其反，根本不相宜爲此行動。議會的辯論，在平常時期聽來，

固然動聽，但在危機迫切而需要敏捷和堅決的行動時，議會就變為危險的障礙了」。按在第一次大戰爆發之後，各國無不將其政府，由平時政制變為戰時政制；例如英國有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的戰時內閣 (War Cabinet)，其與英國傳統的內閣，截然不同，顯然逸出憲政的常規。法國在上次大戰期間，不論維維安尼 (M. Viviani) 白里安或克萊蒙梭 (M. Clemenceau) 的內閣，均有集權的表現，而且一反常規，組成他們所謂「神聖聯合」 (Union Sacree)。就在美國，也有威爾遜總統獨攬大權的政局，和南北戰爭時的林肯一樣有「美國獨裁總統」之稱，迨至一九一八年戰爭結束，各國本可恢復其平時政制，但在戰爭之後，經濟恐慌繼之而生，為應付此種非常局面起見，各國不得不放棄了民治，而走上獨裁的道路。即在英美法諸國，雖未拋棄民主政治的原則，但在政制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法國一九二六年的普恩加萊內閣 (Poincare Cabinet) 係為救濟法郎貶值而成立，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杜美格內閣 (Doumergue Cabinet) 也是為了應付二月大暴動而組成的。不過法國政制的變動最惹人注意的，要算是法國議會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通過了一種全權法案，准許內閣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對於貨幣跌價問題，得以命令的方式，採取各種必要的措施，依照法國憲法的規定，絕對不許政府發表與法律同等效力的命令。此在英國，則有工黨首相麥唐納 (Mac Donald) 於一九三一年宣佈脫黨，而另外組織舉國一致的國民政府 (National Government) 以應付英國所遭遇的經濟困難，並在下議院聲明：「在此非常時期，需要非常的手段。」後來保守黨也組織國民內閣，仍未脫去舉國一致的混合內閣的形態，與其說是合於常規的，不好說是一種非常的組織，所以魏勃夫婦 (Sidney & Beatrice Webb) 在其合著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the Great Britain 一書中，公然承認民主政治在其發源地的英國，也已經失敗了。至於美國，也有以「新政」相標榜的羅斯福政府，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宣誓就總統之職時，便揚言「經濟恐慌，和戰時的敵人

無異；余將向國會要求戰時權力，以應付這經濟的敵人。」所以英國的政治學者批評美國政治說：「現代美國的政治，實際上也是一種獨裁政治，民主政治在美國，也已經被羅斯福總統所破壞了。」

一邊是民主政治的沒落，另一邊是獨裁政治的雷厲風行。歐戰還沒有結束，俄羅斯首先發生社會革命，建立一種蘇維埃政體（Soviet Regime），實行無產階級的獨裁，另成一個系統。姑置勿論。但是最足以威脅世界和平的，就是法西斯蒂的怒潮，由義大利而德奧，以致蔓延及全世界，日本波蘭土耳其西班牙巴爾幹半島各國及波羅的海沿海各國，相率拋棄了民主政治，而厲行獨裁政治，公然向民主政治挑戰，威脅世界和平，此次英美與軸心作戰，仍舊提出「爲民治而戰」的口號，實較上次大戰時更爲切當。所以在戰前就有人說：「法西斯蒂就是戰爭」（Fascist Means War）的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從政治的角度看過去，戰後獨裁政治的雷厲風行，實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遠因之一。茲將義大利的法西斯蒂與希特勒的國社主義，分述如下：

先論義大利，政論家柯波拉（Francesco Coppola）評論義大利外交政策說：「義大利人口的增加及其中地中海所處地理地位，殆爲決定義國今日及將來的兩大要素」。全國面積合計三十一萬平方公里，而人口達四千二百萬，密度之高，無與倫比，加以國內資源缺乏，不能「自給自足」，工業所需的原料及生存所需的食物，尤其是煤油與小麥兩項均須仰賴外國。又因受地理環境的限制，對外貿易，全靠海上交通，而地中海的東西兩門戶——蘇彝士運河與直布羅陀港，均在英國的手中，實無向外發展的能力。所以上次大戰之後，義國雖然也分得了一些土地，但仍不能解決義國的根本問題。工人爲生活所迫，相繼實行罷工，使全國工業陷於崩潰的困境；就是保守的農民，也加入革命運動。當時內閣總理齊亞利蒂（Giulitti）極力設法遏制革命怒潮，結果完全失敗。因此法西斯蒂應運而生。墨索里尼於一九一九年創立法西斯蒂黨（Fasci di Combattimento）之後，聲勢日見浩大。至一九二二年

十月三十日黑衫黨進軍羅馬 (March on Rome) 法西斯蒂革命即告成功。義王任命墨索里尼為首相，人民尊稱他為政府首長 (Il Duce, Head of Government) 義王赦令也稱他為「墨索里尼閣下政府首長內閣總理兼外交陸軍海軍空軍四部部長」。(His Excellency, the Chevalier President Benito Mussolini, Head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 Secretary of states for Foreign Affairs, for War, for the Navy and for Aviation) 他的任期，在首相職權法 (Law of December 24, 1925) 中規定，國王非至「使其掌握政權之經濟道德政治的力量完全消滅」(The System of Economic, Moral and Political Forces which Brought him to power, should Come to end) 時，不得免首相之職。

墨索里尼大權獨攬之後，爰乃設法控制議會，先是使議會法西斯化，受法西斯蒂大會議 (The Grand Council) 的支配，使其名存實亡；然後再進一步，將議會化為組合議會 (Corporative Parliament) 使義大利成為全能國家 (Totalitarian State) 在這種政體之下，沒有個人只有國家，誠如法西斯主義者羅谷 (Alfredo Rocco) 所說：「法西斯蒂學說，將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完全顛倒了。舊式民主的方式「社會為個人」，而我們的新公式則為「個人為社會」(Individuals for society)。」所以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一言以蔽之，與民主政治站在相反的立場；民主政治的目的，乃在伸張個人自由到最大限度，縮小國家權力到最小限度；但是法西斯主義則欲限制個人自由到最小限度，擴充國家權力到最大限度。其在經濟上，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而實行組合制度 (Corporative System) 以便統制經濟的實施，專謀經濟的自給自足；此在思想上，反對和平主義，而提倡戰爭的理論，鼓勵人民積極備戰。此外，並基於民族的偏見，鼓動人民愛國的熱情，向外發展其勢力，欲將地中海置於義國的控制之下，成為義國的內海。故其內政政策，提倡實業，謀經濟的自足，並埋頭擴充軍備，以為他日爭取殖民地的張本。至其外交政策，則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不惜以武力爭取殖民地

。義國侵略阿比西尼亞及阿爾巴尼亞，其原因固然在此，即其加入軸心國與英美為敵，其原因亦即在此。

至於納粹德國呢？在大戰結束之後，德國政府在財政上瀕於破產，乃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詎料其結果，馬克的價值隨着數量的增加而低落，使全國的經濟生活，陷於破產的困境，一般中產階級都淪為無產階級，迄至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開始，很快的蔓延到德國，銀行倒閉，工商業不能進行，國內失業工人日見增加，加以國際貿易停頓，並無法取得外資。何況每年還要償付賠款呢？所以戰後德國的經濟恐慌，實較任何一國為深，而當時的政治，正是社會民主黨秉政的時期，這一部魏瑪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場上去批評，固然可以說是一部盡善盡美的憲法，但是德國人民對於民治實無基礎可言，當難獲得良好的效果；加以在此經濟恐慌的風潮之中，非有强有力的政府，不足以應付，但是民治政治，誠如門羅（W. B. Munro）在其歐洲政府（The Government in Europe）一書所說：「民主政治好比是晴天的船，當其航行良好時，人民均極相信，但遇颶風而需要有力之手操舵時，則不得不準備犧牲政治學上的原則，以達到此項目的」。魏瑪共和政府，軟弱無能，在此狂風暴雨之中，事前既不能迅赴事機，挽回狂瀾於未倒；事後又一籌莫展，使一般人民失望到極點。國社黨在此時期，向饑寒交迫的失業大眾，高呼「工作與麵包（Work and Bread）」的口號，當然容易獲得民衆的擁護。同時德國又受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每年須償付大批賠款，戰前的殖民地喪失殆盡，無法取得國內工業所需的原料；國土也已破碎，波蘭走廊將東普魯士省與本國隔離，並且不得與奧大利合併。在軍備方面，還要受到多種限制，海軍在大戰中盡被殲滅，一時不易建造強大的海軍，陸軍也受限制，常備軍不得超過十萬員名，空軍根本不許存在，這種不平等條約，對於自稱為「上帝選民」的日耳曼民族，當然是一種奇恥大辱，報復的心理，遍及全民。希特勒在

此種情況之下，向人民口口聲聲說要洗雪凡爾賽和約的恥辱，並實行重整軍備的計劃，務使陸軍不受限制，空軍世界第一，且有強大的海軍，德國人民對此，自然要熱烈擁護了。這是國社黨成功的背景。

希特勒於戰後即在巴達維亞省發起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二三年引起盧登道夫將軍 (General Ludendorff) 的注意，並發生啤洒宿小暴動 (The Beer-Hall Putsch)，事機不密敗露，希特勒被捕入獄，一年後獲釋，加緊活動，並將獄中所著我的奮鬥 (My Battle) 一書出版，闡明國社黨於一九二〇年所發表之政綱二十五要點 (The Twenty-five Points)，茲將其最重要者，分述如次：(一)廢棄凡爾賽和約及重整軍備，(二)聯合全世界所有日耳曼民族，組成大德國，(三)返還戰前所有殖民地，(四)排斥猶太人，褫奪其公民資格及禁止其從事各種活動；(五)推翻魏瑪共和政府，以建造第三帝國 (The Third Reich) 即在國社黨統治之下，成立高度的獨裁政府。(六)改革社會經濟制度，取消不勞而獲及利息奴役制，沒收戰爭利潤，將大企業改為國家經營。此外，並救濟失業工人。

自此國社黨的發展，乃有一日千里之勢，一九三〇年德國議會改選，國社黨初露頭角，即當選一百另七席，一躍而為德國的第二大黨，僅次於社會民主黨。一九三二年議會兩度改選，結果國社黨均佔首席，一九三三年一月舒萊赫將軍 (Von Schleicher) 繼日本 (Von Papen) 為內閣總理，因未能獲得衆議院的擁護而辭職，使興登堡總統不得不任命希特勒為內閣總理，魏瑪共和政體也就此解體了。翌年興登堡總統逝世，於是希特勒乃成為德國唯一的領袖，可以獨斷獨行了。依照國社主義的理論，人民 (People) 政黨 (Party) 與國家 (State)，是三位一體的東西，人民的意志由政黨表達，而黨與國完全一致，依照一九三三年七月法律 (The Law of June 1933)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黨，

不容其他政黨存在，這就是「國黨一致」的一黨專政。希特勒是國社黨的最高領袖，同時也是德國唯一的元首。

希特勒上台之後，即依照其預定的計劃，埋頭苦幹。在經濟上，振興工商業，解決失業問題，以充實國家的力量。自一九三六年起由經濟獨裁者戈林將軍，主持經濟四年計劃的實施，一則加速重整軍備計劃的完成，另則求經濟上的獨立，俾至戰時可以自給自足，不必再仰賴外國接濟，所以在消極方面，統制對外貿易；而在積極方面，則獎勵農工業，從事德人所謂之「生產戰」(The Battle of Production)。其在國防外交上，更是雷厲風行，不可一世。(一)併吞奧大地；(二)重整軍備；(三)德軍開入萊茵河不設防區域；(四)片面廢棄凡爾賽和約；(五)要求返還戰前所有殖民地；(六)使捷克成爲德國的附庸；(七)收回波蘭走廊。

歐洲這兩個獨裁者，天天在那裡，翻風撥雨，使整個世界鬧得雞犬不寧，而民治國家一再退讓，匪特無補於世界和平，徒然增加侵略者的氣焰，結果仍不免以兵戎相見。所以有人說法西斯蒂就是戰爭，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戰後法西斯蒂的怒潮蔓延全世界，實爲造成第二次大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節 戰爭發生的其他原因

戰爭爆發的政治的經濟的原因，既如上述。舍此而外，尙有歷史的地理的心理的數種原因。茲將其分述如下：

(一)歷史的原因——人類的一部歷史，幾乎完全是戰爭的記載。這一次戰爭還沒有結束，而另一次戰爭又在醞釀之中了。每次戰爭爆發的主要因素，無非是爲了報仇。而據歷史的啓示，以仇報仇，

則仇恨愈深。戰爭的數次也愈多。姑以法德兩國關係爲例。普魯士在十九世紀初葉拿破崙帝國時代，備受法國的壓迫，乃銜恨在心，至一八七〇年俾斯麥鐵血宰相時代，於是發生普法戰爭，結果普魯士戰勝，強迫法國割地賠款，使法人遭受奇恥大辱，非報復不可。至一九一四年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德國失敗，含垢忍污，遭受凡爾賽和平條約的束縛，並被壓迫在賠款的重担之下，直到希特勒上台，重整軍備，撕碎和約，冒天下的大不韙，甘爲戎首，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幕。這是循環報復的史實。此在其他史乘，這種例子，不一而足。所以人類報復的觀念一日不消滅，則戰爭就一日不會停止。而且以仇報仇的結果，徒增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所謂民族戰爭 (Race of Nations) 也就無有已時了。

(1) 地理的原因——世界資源的分佈，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基本工業的原料如煤，鐵，汽油等。姑以英國爲例，她是工業先進國，國內工業非常發達，但在地理上，她是一個島國，境內資源不豐，所有工業的原料，甚至人民所需之糧食，均須取給於海外，英國苟無殖民地，供給其所需要的原料與糧食，即無由生存。十九世紀初葉拿破崙時代對付英國的辦法，就是採取大陸封鎖政策 (Continental Blockade) 使英國所需的原料與糧食，無由輸入，迫令其就範。而英國亦其地理地位關係，向來採取大海軍政策，擁有強大的艦隊，掌握海上的霸權，足以維持本國與海外的交通線，使其所需的原料與食物，源源而來，初無斷絕之虞。所以拿破崙有言曰：「各國之政策，在其地理之中。」(The Policy of States is in their Geography)

17 在經濟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強爲謀國防上的獨立，力求經濟的自給自足，拚命向外發展，爭取殖民地，或以武力，將產業後進的國家，置於其所領導的經濟集團之中。因此帝國主義間的衝突也就更加加熱化，隨時有由經濟上的競爭演化爲武裝衝突的可能；同時產業落後的國家，也不甘爲強國的附

庸，在暗中奮發努力，展開民族解放的鬭爭。於是在國際間永無甯日了。

在交通工具不如今日發達之前，各國之間固然常常發生衝突（Conflict）或戰爭（War），但是遍及全世界的戰爭，絕無僅有；可是到了二十世紀，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縮短了世界的距離，使四海成一家，過去認為絕對不可能的事，現在已視為尋常茶飯，這一個變動，使現代國際關係，息息相通，一變足以牽動全局，欲使「戰爭局部化」（Localization of War），已不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角落，如果發生了非常事變，連整個的世界，也要蒙受其不利的影響。例如美國得天時地利的恩惠獨厚，與歐洲遠隔大西洋，與亞洲則有太平洋介乎其間，絕無外來的危機，故在外交上，向以孤立主義（Isolation）為其傳統政策。但是時至今日，這種傳統政策，為時代潮流所據棄，不得不改絃更張了。即使美人本身仍欲保守孤立政策也不可能了。美國國務卿赫爾（Secretary Hull）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在華盛頓發表演說稱：「照目下每天情勢的發展，使事實更加顯明，就是世界任何一地發生事變，均足以影響及美國的政局；不論我們的志願與希望如何？別地發生了災難，美國是不能不受其影響的。當別的地方為破壞，貧窮，饑荒所苦的時候，不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的經濟幸福，更無法免受到損傷，自由被破壞的地方日益擴大，也就要危及我們個人自由的理想及我們所珍愛的政治社會制度」由此可知，戰爭已打破了地理上的限制，而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已成爲國際上公認的原則。記得一九三五年英國外相艾登訪問莫斯科時，李維諾夫就在款待艾外相的蛋糕上，用乳油寫了一個 Peace，表示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英國苟欲避免戰禍，就得設法維持世界各處的和平，只知「自掃門前雪」的辦法，今日決不會奏效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結果之後，不及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爆發了，這是地理因素發生變質所促成的。

（三）心理的因素——列強不惜爲爭取殖民地而訴諸武力，以經濟的眼光視察，列強爲的是原料

，市場及移民。但從心理的角度去觀察，還有一種「虛榮心」(Vainity)存乎其間。例如軸心國要求擴張領土，並不完全出於經濟的需要，我求生存的空間，而抱有統治的野心，企圖建樹一龐大的殖民帝國，以增加民族的光榮，德國自稱日耳曼民族優秀，應為歐洲大陸的盟主，義大利憧憬着古代羅馬帝國時代的光榮，欲將地中海成為義國的內海，此外日本，亦以大和民族自詡，企圖做亞洲的主人。因此利慾動心，不惜以兵戎相見，使整個世界陸沈於戰爭的血渦之中。這種虛榮心，完全出於民族的偏見，例如希特勒，將德國的失敗，完全歸罪於猶大人，而自以為亞利安人(Aryen)，最優秀，最純潔，是上帝的選民(Selected People)，負有教導劣等民族的使命，故不顧一切，採取排斥猶太人(Anti-Semitic)政策。站在人道的立場，希特勒不啻為殺人的魔王，完全違反人性，自稱日耳曼民族優秀，也徒見其淺薄而已；所謂民族光榮，更是一大幻想(A Great Illusion)損人不利己，徒然增加國際間的戰禍而已。

第三章 大戰爆發的近因

第一節 巴黎和約種下禍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停戰協定之後，發表「十四項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 爲協約國作戰目標之美國總統威爾遜，即興高采烈地到歐洲去，參加和平會議，以收拾戰後的世界局勢。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參戰時，威爾遜即指敵人爲「普魯士軍國主義」(Prussian Militarism)，而其參戰目的，乃在「爲民治而戰」；至其與德國談判停戰時，亦以十四項原則爲言，更提出「不割地不賠款」(No Territory No Indemnities) 及「無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 等口頭，所以至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和平會議在巴黎開幕時，人人都抱着無限的希望，認爲經過這一次會議之後，世界和平就可奠定其合理的永久的基礎了。可是事與願違，當三十二國的代表雲集巴黎討論和平大計時，各戰勝國的態度突然改變，要報復的主張膺懲德國，有野心的要求宰割戰敗國，利慾薰心的更要求分贓，把戰時所發表的作戰目標，完全置之腦後，義國代表奧朗陀 (Premier Orlando) 首先提出要求，遭威爾遜堅決反對，竟悄然退出和平會議，使和會中四大巨頭 (Big Four) 變爲三大巨頭 (Big Three)，這就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萊蒙梭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這三位政治家，均具有遠大的眼光，尤其是威爾遜總統，是一位超時代的理想家 (Idealist)。可惜他的理論和主張，既不能獲得歐洲各國的賞識，又不能取得美國國內民衆的擁護。此在克萊蒙梭和勞合喬治，雖有聰明辦法，但是爲環境所迫，不得不聽取民意，提出種種苛刻的條件，使戰敗的德國受重重的束縛，永無翻

身的一天。否則克萊蒙梭就不能代表法國，勞合喬治也就不能代表英國，而那時英國刻正舉行大選，不得不發出「膺懲德國」的論調，以博得選民的歡心。

巴黎和平會議最大的特色，就是戰敗各國均無代表參加，不像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戰敗的法國代表泰列蘭 (M. Talleyrand)，也有發言的餘地。只能聽任戰勝國如何擺佈，至條約商定之後，再召集戰敗國代表，分別簽訂和約，所謂巴黎和約 (Peace of Paris of 1919—1920) 者，共包括五種和平條約，(I)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與德國簽字之凡爾賽和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II)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與奧大利簽訂的聖日耳曼條約 (Treaty of St. Germain) (III)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與保加利亞所簽訂之紐尹萊條約 (Treaty of Neuilly) (IV) 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與匈牙利所簽訂之特里濃條約 (Treaty of Trianon) (V)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與土耳其所簽訂之塞佛爾條約 (Treaty of Sevres)。

我們研究巴黎和約，可以窺獲下列幾項缺陷。種下第二次大戰的禍根。

第一，違背民族自決的原則——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民族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但是當德國俄國及奧匈帝國的舊政體崩潰之後，波蘭人捷克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塞爾維亞人，相繼設立國民政府；協約國對於這種如火如荼的民族運動 (Nationalist Movement) 自無加以抑制之理。但在和平條約中，頗多違反民族自決一項原則：例如 (一) 德國與奧大利的人民同為日耳曼民族，但是和約禁止德奧兩國實行合併。 (Anschluss) (II) 波蘭在和會中要求一海口，乃將但澤 (Danzig) 設為自由市，劃入波蘭的版圖，因此乃有波蘭走廊 (Polish Corridor) 問題的發生。一則將東普魯士省與德國隔離，另則波蘭走廊內住着許多日耳曼民族，要受波蘭的統治。終致成為第二次大戰爆發的導火線。(三) 蒂洛爾南部 (Southern Tyrol) 劃歸義大利，而該地居民大半

是奧大利人，顯然亦欠公允。(四)捷克的獨立，雖如該國開國元勳馬薩立克(Thomas G. Masaryk)所謂，「爲了歐洲和平的重造，捷克也有要求獨立的必要；」但從種族方面去觀察，實在缺乏獨立國家的條件。全國人口共計一四·四七九·〇〇〇人，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僅占百分之六十五，但擁有四百萬少數民族，其中日耳曼人有三·三三一·〇〇〇人，匈牙利人有六九一·〇〇〇人，羅塞尼亞人亦有五四九·〇〇〇人。民族如此雜複的國家，自然要變成了「歐洲的火藥庫」。(五)戰後的羅馬尼亞，自蘇聯取得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與波蘭瓜分奧大利的布柯維奈(Bukovina)，又自匈牙利取得外錫爾伐尼亞(Transylvania)並自保加利亞取得杜勃魯伽(Dobruja)領土大張，成爲巴爾幹半島最大的國家，但其境內的民衆，複雜到極點，除羅馬尼亞人而外，尚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塞尼亞人捷克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暨猶太人，可謂各民族的大融爐。所以全國人口一千六百萬名，而少數民族却佔有三百七十五萬名，其中有匈牙利人一百五十萬名，日耳曼人四十萬名，羅塞尼亞人一百十萬名，異民族五方雜處，極易發生糾紛，引起國際上的衝突。所以羅塞尼亞一向被人視爲巴爾幹半島的隱憂。

由此可知，巴黎和約的最大的缺陷，乃在違背民衆自由的原則，造成許多少數民衆問題，遺後人以無限的禍患。美國政論家西蒙斯(Frank H. Simonis)於一九三一年著有歐洲能維持和平嗎(Can Europe Keep the Peace?)一書，評論巴黎和會失敗之處，其文有曰，「巴黎和會因未能調和歐洲大陸種族的經濟的環境與民族自決一項原則，故不能予歐洲以有效的和平機構及繁榮的基礎。又因各民族五方雜處的結果，使若干民族的權利，不得不次於其他民族的權利，大戰的結果，使中歐帝國的人民應受痛苦一層，亦益加明顯，但是戰敗各國，亦須享受其權利的絕對性，觀於巴黎和會的決定，可知其所爲，均係基於軍事勝利而爲不公平之工作而已。」

第二殖民地重分配的不平均——有人說巴黎和會，是戰勝國的分贓會議，這句話，雖然言之過甚，但也有相當的道理。原來在停戰的前後，美國曾聲明「不賠款不割地」，即在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項原則之中，僅有一次，涉及殖民地問題，就是「公正調整各國的殖民地要求。」但到了巴黎和會時期，各國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在重劃歐洲地圖的會議中，你爭我奪，各不相讓，結果英法獲利最厚，義國所得無幾，因此深表不滿，種下義國侵略阿比西尼亞的禍根。

英國擁有龐大的殖民地帝國，已可滿足，但是錦上添花，仍分得大批土地。在亞洲方面，其保護地擴大至漢志及波斯兩阿刺伯國，又自土耳其手中取得巴勒斯坦與美索不達米亞兩地。此在非洲，其保護權擴大至埃及，並與法國瓜分德國的殖民地多哥蘭（Togoland）及喀麥隆（Cameroun）又將德屬西南非洲，併入南非聯邦的版圖，至在太平洋方面，英國又將赤道以南所有德國的殖民地，分配給澳洲聯邦及紐西蘭自治領。自此英國的殖民地遍及全世界，成爲海上唯一的強國了。其次是法國，在歐洲方面，匪特收回失地阿爾薩斯與勞蘭兩省，抑且佔有德國煤礦豐富的薩爾區。一躍而爲歐洲大陸的盟主。此在殖民地方面，得取得敘利亞代管權，並與英國共分多哥蘭及喀麥隆兩地。也可以此爲滿足了。但在義大利，僅自奧大利取得特倫特，特里埃斯特，及伊斯特里亞三地，一九二四年收回阜姆（Fiume）在殖民地方面，義屬里比亞與索瑪里蘭，均得擴張，如此而已。所以義國人民非常失望，誠如錫比加（Count Cippica）所說：「義大利爲了要幫助協約國作戰，不惜以其國運作孤注之一擲，把五百五十萬的大兵，開往戰場作殊死戰，結果死了六十二萬二千人，受傷的達二百萬名之譜。……而以物資而論，義國缺乏原料，殖民地稀少；而人口每十年增加五百萬。在這廣大的德國屬地中，義大利未分得尺寸土地」。後來義國加入軸心國，企圖打破現狀，不得不說是巴黎和會所促成的。

此外，還有一層，英法僅知分贓，割據德國的殖民地，而對於世界資源的重分配問題，竟置之腦

後，就是十四項原則中的「除去經濟障礙」(Removal of Economic Barriers)一語，也未能成爲事實。也是和會失敗的地方。

第三，對於戰敗國壓迫過甚——在巴黎和會期間。各戰勝國人民，咸以「戰爭的罪責」(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歸諸德國，「一致要求「膺懲德國」。凡爾賽和約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造成的。所以德國在凡爾賽和約的體系之下，受到下列各項不平等待遇：(一)賠款。要求德國賠償各國人民在大戰中所受一切損失，數目之大實爲空前未有，當非戰後民窮財盡的德國所能負擔。(二)海外殖民地喪失殆盡。(三)法國開採薩爾區的煤礦，定期十五年。(四)萊茵河沿岸五十公里以內，劃爲不設防區域。(五)德奧兩國不得實行合併。(六)解除武裝，海軍受限制，不許有潛水艇存在；陸軍亦受限制，不得實行徵兵制，常備軍不得超過十萬名；空軍根本不許存在。(八)波蘭走廊及米美爾區，使日耳曼民族受其他民族的統治。

凡此種種不平等待遇，均非自視過高的日耳曼民族所能容忍。由失望而怨恨，由怨恨而奮鬥。希特勒最初在慕尼黑時。原無籍籍之名，但是登高一呼，誓雪凡爾賽和約的恥辱，即能獲得民衆的擁護，使毫無勢力的國社黨，竟能自社會民主黨奪得政權，實行其獨裁政治。推原其故，當爲和約失之苛刻，有以致之，希特勒上台之後，即在外交上採取強硬政策，對內則驅使一般人民，暗中從事重整軍備的工作。人民雖在水深火熱之中，但爲愛國心所驅使，均能含辛茹苦，安之若素。未及數載，國社主義的德國，即撕破了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一躍而爲歐陸的強國。並且甘爲戎首，又揭開第二次大戰的血幕。使我們不得不將這次大戰爆發的責任，歸諸凡爾賽和約的起草者。

第二節 集體安全制的失敗

巴黎和約第一部，就是國際聯盟的盟約。但當各國政治家集議巴黎的時候，有許多問題急待解決，當然無暇討論國際聯盟的盟約，僅規定一項原則，就是組織國際聯盟，以維持世界和平，而促進國際間的合作。迨至巴黎和約簽字之後，世界各國對於國際組織的希望，益形迫切，人人均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從此人類可以永享和平。但是此種希望如何始能實現，必待完善的國際組織，俾使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變為有組織的世界。所以當時各方面紛紛提出各種計劃，例如英國，政府任命公法學家多，組織一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組織聯盟的計劃，法國及其他各國，亦提出各種主張，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是最有力量，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計劃，按威爾遜總統對於國際聯盟，早已成竹在胸，於一九一六年連任美國總統時會說：「世界各國應即聯合一致，共同保障，對於任何足以擾亂世界生活之企圖，在其發動之前，應交由全世界輿論法庭之審判。」其後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參戰，他又說：「吾人應為民治而戰……並應為各弱小民族之權利與自由而戰。自民族間之協調，必能使各國均能享受和平與安全」。一九一八年威爾遜向參眾兩院闡明協約國作戰目標，列舉十四項，這就是人人皆知的「十四項原則」，其最後一項即規定：「制定特別盟約，以組成普遍的國聯聯盟，其目的乃在互相提供保證。以保障各國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不分大國小國，一視同仁」。迨至大戰結束，威爾遜總統興高采烈地帶了這十四項原則到歐洲去，重造世界政局。至和約簽字之後，就着手起草國聯盟約，得列強批准者，共有三十二國，美國亦在其中。當時幾乎沒有人不把日內瓦的國聯，當作「和平之宮」(Palace of Peace)盟約的要點有三：(一)國聯之目的，在求國際間之合作，以維持世界和平。(二)各會員有尊重並保持所有各會員之領土完整及現行政治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略之義務，(第十條)(三)各會員為維持和平起見，必須將其本國軍備裁減至少之限度，以僅足以保衛國內安全及共同實行義務為度，(第八條)(四)會員之間

發生爭議時，應用和平方法解決，或呈請國聯仲裁（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五）國聯對於甘爲戎首不惜破壞盟約者，應實行制裁辦法，包據經濟的軍事的兩種（第十六條）

威爾遜總統的理想及盟約的具體辦法，不能不說是十二分的高超，就事實而論，國際聯盟也做了不少事業，使我們相信國際合作，非不可能。戰後二十年的和平，也可以說靠國聯維持的。但到後來，和平終究不能保持，戰爭無法避免，據我們的研究，也有下列各項的原因：

第一，美國在國際聯盟之外——上面已經說過，國際聯盟的倡議者，雖然是美國總統威爾遜，但是國聯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十月間在日內瓦舉行第一屆會議時，大會席上竟找不到美國代表。美國不參加國聯，不啻是國聯的一致命的打擊，不但削弱國聯的力量，而且使國聯的基礎，也因此而動搖。後來美國國務卿凱洛格，爲彌補這一個缺陷起見，乃與法國外長白里安，簽訂一種非戰公約，使非國聯會員的美國，也加入集體安全制度之內。可是對於國聯終不能發生「起死回生」的功效。

第二，英法對於國聯，均抱着錯誤的見解——英法，雖然均有擁護國聯的熱忱，但是「各有千秋」，並不想用國聯機構來維持世界和平，而欲利用國聯來保持自身的利益。這一個錯誤觀念，致使神聖的盟約，爲侵略者破壞殆盡。我們研究近代史，集體安全制之被破壞，當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首開其端。日本與中國，同爲國聯會員會，非戰公約的簽字國，但日本竟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武力侵略中國的東北四省。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向英國建議，主張英美合作，共同制裁日本，以維護盟約及非戰公約的尊嚴。詎知英國外首西門，目光如豆，認爲事在遠東，關係歐洲者小，竟淡然置之，反而在國聯大會席上，發表縱容日本侵略的言論，以致英美步調異趨，使日本侵略初步成功。中國訴諸國聯，依照盟約，對日應援用第十六條，但英法無制裁之意，除作空洞的決議而外，從沒有任何實際行動。日本侵略中國，國聯未加以制裁，乃在國際上開一惡例，此例一開，於是侵略之風大盛，

使國聯的威信掃地，以致沒有人再相信，國聯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了。到了後來，義大利步日本的後塵，不惜破壞國聯盟約，出兵東非洲，侵略阿比西尼亞國，使英國在地中海上的生命線，也受到法西斯蒂義大利的威脅。英國以其利害有關，乃欲利用國聯機構，以制裁義國。故在日內瓦大聲疾呼，主張對義國實施制裁，但是法國另有懷抱，始終採取不合作態度，使國聯所實施之制裁辦法，不能奏效。當時英國曾以退盟威脅法國，法國總理薩勞（M. Barraud）竟謂：「集體安全制如果失其功效，法國也勢必退出國聯」。由此可知英美對於國聯的觀念了。

第三，國聯盟約本身的缺點——以其地位而論，國聯並非一太上國家，而具有一種國際人格，僅能行使其若干職能而已。各國政府既不願國聯有更大的權力，我們如何能希望它維持世界和平。此其一。國聯為若干強國所操縱，行政院理事分為常任與非常任兩種，強國如英法義日為常任理事，而其餘國家，均為非常任理事，因此常發生爭奪理事的事情，而將地域種族，文化，宗教暨風俗等，一律置之度外，實與民治原則，根本相反。國聯大會投票表決時，竟採取一致贊成的辦法，亦與民治主義不符。此其二。國聯盟約並非絕對禁止戰爭，並有許多漏洞，聽任戰爭爆發。例如第十六條規定：「國聯會員如有不願盟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之規定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為對於所有國聯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為。」同時實施「制裁」時，也常常引起戰爭。例如國聯對義國實施經濟制裁時，墨索里尼首相即曰：「制裁即戰爭」（Sanction Means War）公法學家艾格萊頓（Eggleton）在其國際政府（International Government）一書中說：「國際公法既不承認戰爭，亦不否認戰爭，戰爭只是一種事變，非法律之力量所能控制。」此其三。國聯盟約中雖然規定裁軍備的條款，但是戰後政局，仍動盪不安。列強除強迫德國裁減軍備而外，迭次召集軍縮會議，終無成就。而德國自希特勒上台後，要求軍備平等的呼聲日高，同時並在暗中擴充軍備，尤其是空軍。因此戰後的裁

軍運動，僅屬紙上空談而已。此其四。要而言之，國聯本身的缺陷，也是集體安全制失敗的主因。誠如艾格萊頓所說：「綜觀國聯控制戰爭的方法，不能不承認有若干缺點。按各項計劃，在和平會議中，已被削弱，嗣後又因種種解釋，益形軟弱。惟各國如能採用盟約所規定的方法，則仍能應付自如。制裁之原則，已具形式；各國如欲制裁破壞盟約之國家，就可依法行動。即此種行動的原則，也已規定，通力合作之方法，也已齊備。所缺少者，乃在未能使各國負有採取聯合行動以制裁破壞盟約國家之義務。良以自大戰結束以來，國家主義風糜一時，各國對於此種義務，均不欲承受，而仍願依賴其國家自衛之武器，不知聯合組織強大力量。目前局勢，動盪不安，殊無安全之感，故未能向其他方面——軍縮問題，有所發展」。

第三節 列強外交的縱橫捭闔

戰後，各民治國雖抱着無限希望，以為這是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並欲利用集體安全制機構，保持世界的秩序與安甯；但是二十年來，列強外交的步驟異趨，勾心鬪角，唯自己的利益是圖，因此乃為懷有侵略企圖的野心家所乘，使人類僅隔二十年再發生一次戰禍，所以我們研究這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戰後列強外交的縱橫捭闔，實為促成戰禍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英法外交的錯誤，嚴格地說，戰後歐洲局勢所以每況愈下，終不免一戰，完全由於英法外交錯誤所造成。先言法國，戰後的法國外交政策，無往而不以「追求安全」(Pursue for Security)為其基調。而最足以威脅到法國的安全的，就是德國的復興。老虎總理克萊蒙梭雖然主張「法德合作共同維持歐陸和平」，但是在和平會議中，仍舊提出種種要求，限制德國的軍備，將萊茵河沿岸劃為不設防地帶，並以巨大賠款的重擔壓在德國的肩上，使德國永無翻身的一天。這種策略，站在法國的立

場上而論，完全是對的，並無不利於法國之處。詎知物窮則變；戰敗的德國，精疲力盡，自無反抗的餘地，只能聽人宰割；但是德國的人民，一方面受到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另一方面又被壓在賠款的重担之下，洵氣也喘不轉來。惟由痛苦而憤恨，由怨恨而奮發，是人類的普通心理。因此全國為絕望的陰霾所籠罩，使確實具有與英法和平相處的魏瑪共和政府，不能維持長久，卒為國社黨政權所推翻。所以戰後法國過分壓迫德國，使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府不能安於位，反而促成國社黨的擡頭，是法國外交的第一個錯誤。迨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秉政之後，立即要求軍備平等，並以強硬政策對付國際，頗有以武力打破現狀的可能，使法國的「安全」岌岌可危。當時法國外長巴爾多（M. Barto），擬定了一個偉大的計劃，就是組織衛星群企圖包圍德國，使希特勒不能衝出重圍。乃於一九三四年夏季，不惜風塵僕僕，走訪波蘭捷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四國當局，商訂東歐互保公約（Treaty of Mutual Guarantee）同時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土耳其四國成立巴爾幹小協商，也是巴爾都外長一手導演成功的。此外，巴爾都並極力拉攏蘇聯，促成法蘇兩國關係的接近，可是壯志未成身先死。却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馬賽與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同遭暗殺殞命，這是法國外交界的一大損失。而繼任外長賴伐爾，表面上雖然廢續巴爾都的外交政策，但是反英的情緒却非常高漲，乃於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前往羅馬訪問義國當局。在七天之內，成立法義協定（The Franco-Italian Agreement of Jan 7, 1935）不惜犧牲法國在東非洲的權益，換取義國在歐洲政治上的合作。但其結果，匪特未能收法義合作的效果，反而鼓勵義國對於東非殖民地的侵略野心，以致造成義阿戰爭。後來在義阿戰爭中，英國因為義阿，威脅到大英帝國的生命線，故極力主張國聯對侵略者實施制裁辦法；此在法國，因羅馬協定成立在前，故對於國聯的決議，陽奉陰違，致使經濟制裁未能奏效，引起英國極大的反感。所以巴爾都外交政策未能完全實現，是法國的一大失敗。賴伐爾存心反英

，對於國聯決議陽奉陰違，使國聯的威信掃地，是法國外交的第二個錯誤。斯得萊薩反德陣線（The Stresa Front），有如曇花一現，不久就烟消雲散了。此後英法外交，南轅北轍，益趨露骨，德國要求軍備平等的呼聲，一天高漲一天，英國又有抑法扶德的傾向，使法國朝野焦急不安。賴伐爾乃秉承巴爾都的對蘇政策，親自到莫斯科去，簽訂法蘇互助公約（Franco-Russian Mutual Assistance Pact of May 2, 1935）一方面對付德國，使希特勒不敢貿然攻擊法國，否則德國就有兩面受敵之虞；另一方面，則在警告英國，切勿再扶抄「德抑法」的老文章。誰也不能否認，法蘇互助公約，是法國外交的一大成功；但是後來法國外交家並未能運用外交手段，化爲同盟關係，這是法國外交的第三個錯誤。按在一九三八年德捷糾紛時間，蘇聯曾表示態度，堅決主張援助捷克以抵抗德國的侵略；但是法國總理達拉第及外長龐萊，竟輕信英國首相張伯倫



的話，竟採取綏靖政策，在慕尼黑會議中，將捷克奉送給希特勒，後來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報聘巴黎，還演出一幕法德兩國共同發表和平宣言的活劇。法蘇關係益見冷淡，法蘇互助公約在實際上亦等於名存實亡。到了一九三九年，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進行談判時：法國還沒有深刻的認識，三國談判的流產，因為英國保守黨執迷不悟所致，但是法國未能盡拉攏之能事，亦為失敗的原因之一。我們倘若打開歐洲的地圖，就可以看出，法國如欲抵抗德國的侵略，則非借蘇聯之力不為功；德國所懼者，東西兩面受敵是也。法國在戰略上採取攻勢，聽任德國傾全力進攻，自難久守；英國縱能迅速赴援，亦難轉敗為勝，而其最有效的援助，莫過於蘇聯，倘能出兵相助，拊推其背，即能解除法國之圍。

迨至義阿戰爭結束之後，西班牙內亂接踵而起，世界上兩大壁壘的對峙，益形明朗，法國當局也深知過失外交的錯誤，乃力求英法外交的一致，處處以英國馬首是瞻。實有校枉過正之嫌。至一九三八年九月間，德捷關係，突趨嚴重，達拉第追隨張伯倫之後，參加慕尼黑會議，在希特勒面前低頭，不惜把捷克奉送給德國，使希特勒得意忘形到極點，更要得寸進尺。當時一般政論家一致評論，法國亦追隨英國之後，推行綏靖政策，而其結果，法國所受不利影響，實遠在英國之上。一則法捷之間，訂有互助公約，不能與英國同日而語，是以法國更不應對德妥協，徒然助長侵略者的氣焰。另則捷克在歐洲戰略上，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捷克淪亡之後，德國在歐洲更可橫行無忌了。在法國領導之下的多許小國，均將感受威脅，而將有投入希特勒懷裡去的可能。如此法國在歐洲大陸，匪特要失去盟主的地位，抑且要陷於孤立的困境了。所以法國採取綏靖政策，縱容德國侵略，實為法國外交的第四個錯誤。

至於英國近年來的外交政策，也由於缺乏眼光遠大的外交家之故，一誤再誤，以致後來造成不可

收拾的局面。我們檢討英國外交，也有下列幾項錯誤：（一）戰後的英國，是「有」的國家，欲維持現狀，故在外交上到處表現出企求和平的苦心，認為將來戰爭的結果，不論戰勝或戰敗，對於不列顛帝國，祇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在行動上，充分暴露出「老大」「苟且」「自私」「遲緩」的弱點。例如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向英國建議，採取一致行動，以制止日本的侵略，可是當時英國的外相西門，目光如豆，不但未能與美國合作，戡止日本的侵略暴行，反而在日內瓦發表同情日本的論調。因此九一八事變之後，匪特九國公約成爲具文，抑且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也成了廢紙，在國際間開一侵略的惡例。自此凡有侵略野心的國家，都可以自由行動了。所以義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德國的吞併奧大利，都是英國縱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英國下議院討論義阿問題時，曾有議員指西門爲罪魁禍首，是非常合理的。英國外交不知防微杜漸，實爲一大錯誤。（二）英國對付歐陸諸國的外交政策，向以維持均勢（Balance of Powers）爲基調，認為歐陸最強大的國家，就是英國的敵人，應該設法羈縻或予以抑制，戰前英國對於俄法德三國勢力的膨脹，就是用這個「均勢」的法寶來對付的，而且收到相當的效果。所以英國在近代史上，不是助法抑德就是扶德抑法，其中最大的關鍵，不外乎維持歐洲的均勢。英國大外交家巴梅斯登（Lord Palmerston）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英國既無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同盟；英國的利益，才是我國外交永久的目標。我們不能須臾或忘，合此利益的，便是友邦；反之，便是仇敵。」所以在上次大戰之後，德國既受到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又被壓迫在賠款的重担之下，幾乎連氣也透不轉來，根本談不到復興。此在法國方面，與小協商諸國，結成衛星群，使德國永無擡頭的一天。法國亦沾沾自喜，儼然以歐陸盟主自居，因此英國爲維持歐洲的均勢起見，常常扶德抑法。但到了希特勒秉政之後，德國侵略的氣焰，咄咄逼人，英國才想與法義組成反德陣線，但不久因義阿問題而吹折。其後英法雖能通力合作，但英國終無

法維持歐洲的均勢。研究外交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均勢一策，是可持而不可久持的。城如蒲愛爾 (B. L. Paul) 在其國際關係論一書中所說：「均勢一項原則，匪特不能保持正義，抑且也不能解決國際問題。因為這祇是一種外交的策略——化強為弱或化弱為強的一種政策。既無所謂國際正義，而又要支配國際政治，當然要唯武力是賴了。……假如用它來限制戰爭，說不定戰爭爆發的範圍，便要更加擴大，結果所屆，幾于不堪設想。」雖有人說德國的復興，完全是英國保守黨一手扶掖而成的，雖然不免言之過甚，但是按之二十年來的英國外交，扶德抑法的態度，是昭然若揭的。所以戰後英國對於歐陸仍採取均勢政策，是英國外交的第二個錯誤。(三)英國保守黨對於國際的觀點，認為兩大壘壁的對峙，是國際上大的危機。因此要維持世界和平，就得先分化這兩大壘壁。張伯倫的現實主義 (Realism) 的外交，其含義也就在此，國際間的悲歡離合，固然均以自己的利害為出發點，但是一國的外交政策，應建立在合於正義的基礎上。我們檢討英國的外交政策，可知在鮑爾溫內閣時代，就推行分化政策，先是調整英義邦交，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成立英義紳士協定，彼此遵重地中海的現狀；後有召集李翁會議 (Nyon Conference)，對於西班牙內亂嚴守不干涉政策。到了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張伯倫繼鮑爾溫為英國首相，他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益加明朗，一方面對法蘇表示冷淡，而對德義反取同情態度，並在法蘇之間與德義之間，均採取分化政策。照他的如意算盤，最好是廢棄法蘇互助公約及折散羅馬柏林政治軸心。但是這種分化政策的結果，非但未能拆散德義的結合，反而削弱了民治陣線的力量。(四)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也是造成這次大戰的直接因素。英國保守黨對於社會主義的國家，始終不能打破門戶之見，甚至到了侵略火焰蔓延及家門，還不願與她携手合作，而甯願向侵略者搖尾乞憐。英國對於德國吞併奧大利及重整軍備，未加以干涉，姑置不論，但英國在德捷糾紛時期，仍一味採取姑息態度，縱容希特勒為所欲為，甚至張伯倫首相親自到德國去，舉行

英法德義四強會議，簽訂了一種慕尼黑黑協定（The Munich Agreement of Sept. 30, 1938），把捷克奉送給希特勒。當時張伯倫信希特勒的諾言：『對於歐洲不復有領土野心』（No Further Territorial Ambition in Europe）。而認為歐洲的和平得救了。臨行時並與希特勒發表一種英德和平宣言（Anglo-German Peace Declaration），殊不知慕尼黑會議的結果，對於歐洲政局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簡單地說，有下列幾項：（1）捷克本是住於德國勢力侵入中歐途中唯一的有力的障礙；自此中歐即失去天然屏障，岌岌可危；（2）中歐均勢完全改觀，中歐及巴爾幹半島各小國，對於英法的信仰根本發生動搖；尤其是法國，所謂衛星羣勢將完全瓦解，法國在外交上將陷於孤立的困境。（3）德國既獲得意外的成就，希特勒侵略野心，當然要比較以前更加氣焰萬丈；何況捷克已失去了軍略上的地位，德國向中歐發展，可無任何障礙與困難。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曾說過：『誰統治了波希米亞，誰就是歐洲的主人。』（Who holds Bohemia is master of Europe）

第二、美國外交的美孤之一——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外交上曾有一句名言，（Alliance With none. Friendsli With everyone）被後來的政治外交家視為圭臬，乃成為美國孤立主義的張本、門羅總統於一八二三年八月三日發宣言，聲明美國對於歐洲各國及其殖民地之政治，決不加以干涉，因此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就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迨至上次大戰爆發，美國孤立派仍絕對主張不干涉歐洲的政治。更堅決反對「參加歐戰」，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對德宣戰案，美國遠征軍開往歐洲作戰。迨至戰爭結束，威爾遜總統携了他的「十四項原則」，到歐洲去參加巴黎和會，重造世界和平，並主張組織聯盟，以消弭戰禍；但至國聯會成立，美國國內發生了變化，即孤立派及不干涉派的勢力，又復擡頭。這是大戰之後必然發生的反動，也就是人心厭戰的結果。加以戰債問題，未能獲得圓滿解決，協約各國相繼「賴債」，在心理上又予美國人民以惡劣的印

象，使孤立派多一口實，大肆宣傳，咸謂參戰結果，徒然犧牲許多人力物力，毫無所獲，以後切不可再捲入戰爭漩渦，即所謂「Keep us out of War」是也。因此不捲入漩渦的觀念乃深入人心，成爲美國外交的傳統政策。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民治的國家，舉凡內政外交，均須視民意（Will of People）爲依歸。賢明如羅斯福總統，雖然具有國際主義派的見解，認爲美國孤立或中立，均不能挽回戰禍，美國苟欲保全海外權益，則對於國際上所發生的問題，不得不出面過問。但是到處仍受民意的束縛，故在孤立派與國際主義派的夾縫之中，採取平行外交政策（Parallel Policy），以致未能與列強通力合作，並謀世界的和平及秩序，這也是戰後美國外交失敗的地方。

第三，蘇聯的和平外交——在外交手段的運用上，蘇聯的外交政策雖有種種分野，但研究其目的所在，一言以蔽之，端在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與安全，使蘇聯得在和平的氛圍中，埋頭從事建國工作。自李維諾夫（M. Litvinov）出任外交人民委員長之後，即向世界各國宣佈蘇聯的外交政策，並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向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一年來之外交，闡明和平外交的真義，其言有曰：「蘇維埃政府在此集中全力從事國內物資建設之際，當遵守最高當局的計劃，堅持不作任何外交活動，並避免參加任何政治軍事集團，不過對於現行國際關係的演進，必須隨時加以注意，因爲我們相信「和平不可分割」，地球上任何一部份的和平，如遭破壞，均足以引起普及全世界的戰爭，即使蘇聯不以交戰國的地位參加戰爭，但是任何國際戰爭均足以影響及蘇聯的經濟地位，並將阻制其發展。所以蘇聯政府必須特別注意及各國在國際上所作活動。」李維諾夫並認爲欲保障蘇聯的和平與安全，則非實行集體安全制度不可。故在其任內，縱橫捭闔，盡外交家的能事，匪特與世界各國保持着友好關係，而且還與法國訂有互助公約，並由法國的拉攏，加入國際聯盟。但是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李維諾夫突然稱病辭職，而外交人民委員長一職，則由莫洛托夫（M. Molotov）繼任，一

變李維諾夫的主張，而改採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據史太林與莫洛托的見解，英法對於抵抗侵略，既然沒有誠意與決心，蘇聯當不願與之組成反侵略陣線，而寧願與其思想上的敵人，釋嫌修好，反而可以取得一部份利益。即處於德義與英法兩大集團之間，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左右世界的政局。蘇聯採取此種態度，即使促成歐洲大爆發，只要蘇聯不參加在內，並非絕對有害；而戰爭曠日持久之後，兩大集團不論誰勝誰敗，均將精疲力盡，即所謂「兩敗俱傷」，徒有利於蘇聯領導的世界革命。所以英法代表在莫斯科與蘇聯當局討論世界反侵略陣線時，無論英法如何讓步，終無成就，卒致流產；反而促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成立。這不能不說史太林一時為幻想所迷，以致犯了極大的錯誤，至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移師東侵時，便使史太林莫洛托夫等，後悔莫及了。

第四章 歐戰的第一階段

第一章 歐戰爆發的導火線

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 (Mr. Bullitt) 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間返國述職，向羅斯福總統報告歐洲局勢，並預料「歐戰明春爆發」，當時還認為是一種危言聳聽之談；但是事後想起來歐戰果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爆發，相差不過六個月，不能不佩服蒲立德大使的真知灼見。其實他所作預言的根據，當然是慕尼黑會議後的歐洲政局。再如美國國務卿赫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預料歐洲將於夏末秋初爆發，當時曾遭遇孤立派參議員波拉的反對，力言「來日如何，無人可以逆料，依余所見，我們不會遇到什麼戰爭，德國也不準備作戰。」因此赫爾國務卿不得不竭力辯論：「請來我辦公室，一讀海外發來的電報，我可以斷言，那時你的結論，一定會承認戰爭的危險性，遠非你想像所及 (Albion & Kintner: The American White Paper) 所以現行歐戰爆發之由來，不得不從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會議之後說起。

緣自慕尼黑四強會議閉幕之後，英德發表和平宣言，希特勒也聲明德國對於歐洲不復有領土野心，張伯倫行色匆匆返倫敦後，也得意洋洋的說，「戰爭可以避免了」，「世界和平得救了」的話，此在巴黎方面，里賓特洛浦外長於十二月六日訪問法國！亦與麻萊外長簽發法德和平宣言，當時歐洲的景氣，歌舞昇平，誰能料到這是大風雨欲來之前的平靜呢？其實侵略者無信義可言，希特勒所提供「諾言，決不可置信，否則由此發生的希望必有幻滅之一日。始以德奧關係而論，一九三六年七月十

一日的德奧協定，亦經明文規定，「德國政府承認奧國主權完整，兩國政府對於對方現行政體，包括奧國國社黨問題在內，均認為對方之內政問題，無論直接或間接，均不加以何項行動。」但至一八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德軍開入奧境，實行德奧合併，所以德國對慕尼黑協定則因為「德國得在中歐東歐自由行動而西歐列強應熟視無睹」之協定。

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法國駐德大使古隆德電達外交部，報告與德國東進問題。關之情報，認為波蘭和羅馬尼亞兩國，已為德國今後之目的物，法國駐波蘭大使諾埃爾 (M. Noël) 亦稱：「德國在中歐採取行動之後，其後廣續東進乎？抑或向西推進乎？余在華沙，從各方面觀察，認為廣續東進，最為可能。」（參閱法國外交部所發表之黃皮書 The Yellow Paper）所以至三月十五日，德國即向中歐開始行動，德軍乃以閃電行動，開入捷克。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兩省，自此匪特慕尼黑會議所造成之局勢，完全被希特勒一手所推翻，抑且波蘭之警鐘亦隨之而響了。先是波蘭學生，舉行反動示威運動，引起德國當局的不滿，希特勒乃於三月二十一日向波蘭提出兩項要求：（一）將但澤自由市歸還德國；（二）在波蘭走廊建築一條公路，置於德國主權之下，俾與德國之東普魯士省相銜接。此在波蘭方面，懲於捷克之覆轍，深恐一再向德國讓步之後，反受各種束縛，並認為無論希特勒提供任何諾言，均不足信，德國一旦取得但澤自由市之後，即將進一步，將波蘭完全置於其控制之下。波蘭政府基於上述理由，乃於三月二十六日提出對案，斷然拒絕德國要求。於是德波關係惡化，中歐風雲頓趨一變，戰爭的危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英相張伯倫既受希特勒之戲弄，對於波蘭問題，當不能再採取綏靖政策，乃於三月三十一日在下議院聲明英國對於波蘭問題所抱態度，其言有曰：「任何行動，凡屬顯然威脅波蘭之獨立而經該國政府認為必須以全國力量加以抵抗者，英國政府當立即以全力援助之。英國政府業已向波蘭政府提供此項保證；同時法國政府亦授權與余，代為聲明，法國與我國

抱有同樣態度」。波蘭外長貝克上校 (Colonel Beck)，鑒於國難日趨嚴重，有賴英法之援助；乃於四月三日聘問倫敦，英國政府又將其對於波蘭所接受之約束，重言以聲明之；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亦於四月十三日發表公報，對於英波互助協定，表示贊同，並謂「一九二一年成立之法波同盟條約，亦由兩國政府依據同樣精神，重言以聲明之，即法波兩國互相保證，一方生存有關之利益，倘遭受直接或間接威脅時，則另一方當立即予以援助」。波蘭取得英法全力支持，當可目為貝克外長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功。

但是歐洲的局勢，一天嚴重一天，尤其是中歐東歐及巴爾幹半島，英法不得不發表宣言，保障希臘及羅馬尼亞兩國的安全，惟戰爭的危機並不因此減輕，美國羅斯福總統乃於四月十四日發表演說，表示美國決以全力維持和平，並於十五日分別電達希特勒元首及墨索里尼首相，呼籲和平，詢問德義能否提供保證，在未來的十年之內，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希特勒至四月二十八日始發表演說，答覆羅斯福總統的呼籲，竟將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及英德海軍協定予以廢制，並提出收回舊有殖民地的要求，將德國的野心暴露無遺，而歐戰終不可避免，至此已成爲定論了。貝克外長亦於五月五日發表演說，措辭和緩，其言曰：「德國倘能證明確有和平意向，則波蘭政府無時不準備與之進行談判」。但希特勒果具有和平意向乎？所謂但澤問題者，不過是德國以此爲侵略的「工具」而已。後來義外長齊亞諾與德外長里賓特洛浦在奧大利薩爾斯堡城會見，當時政治觀察家咸謂：「德國欲將東歐界線作一般的修正，已不復諱言，所謂但澤問題，僅是一種口實而已」。(法國駐波蘭大使諾埃爾於八月十二日曾以此言報告法國外交部)

希特勒對於波蘭，雖然早已躍躍欲試，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實不利於德國有所行動，究其原因，有下列各端：(一)英法態度明朗，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於六月二十九日發表演說，警告德國，並聲



波蘭政府對於但澤問題所抱態度，已極明顯，毫無模稜兩可之處。」此在波蘭政府亦於八月十一日發表聲明：「德國對但澤與波蘭間之爭議，倘再有干涉舉動，即當認為侵略行動，並應將德國此種企圖，予以擊破。」(三)英法蘇三國談判，雖遭各種困難，但亦有急轉直下之勢，加以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波丹金 (M. V. Polenkin) 於五月九日訪問華沙之後，蘇波關係好轉，波蘭的安全又添一重保障。希特勒在這種環境之下，既不能貿然有所行動，當不得不在外交上宣傳上努力，俾能打開這種僵局，他所採取的方法有四：(一)對於波蘭採取恫嚇手段，企圖不戰而定。(二)向西歐各國說明，但澤為德國最後的領土要求，此後歐洲各國可以自由呼吸，以動搖英法之地位。(三)分化英法兩國，德國各報一致抨擊英國，而對於法國僅視為英國的助手，欲使法國人民相信，法國係受英國之欺騙，殆已成爲英國在歐洲大陸之士兵。(四)破壞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所進行之談判，里賓特洛浦外長更進一步主張，聯蘇以制英，

國社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思想上雖然是絕對不相容，但在現實主義風靡全球的今日，只要利害一

明德波一旦開戰，英國立即予以援助；同時法國外長龐萊亦向德國當局鄭重聲明：「一切企圖，無論出以何種方式，凡欲變更但澤市之現狀致使波蘭以武力抵抗者，法國不得不立即予以波蘭以援助。」(二)波蘭抵抗侵略亦具有決心，例如波蘭陸軍總監斯米格里查上將 (Marshall Smigly-Rydz) 於八月六日發表演說稱：「波蘭抵抗但澤自由市參議會及國社黨不任其妨害波蘭權利之一章，茲已開始；我國決意採取「以武力對付武力」之政策；

致，「思想不同」是不會妨害德蘇接近的。法國駐保加利亞公使，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向外交部報告，德國政府某要人，尤其是外交部首腦（係指里賓特洛浦外長而言），願與蘇聯互相接近。所以里賓特洛浦外長早有親蘇傾向，尤其對於波蘭問題，在里賓特洛浦的心目之中，一向認為波蘭之為國，並無持久性質，遲早必由德蘇兩國瓜分。不過最初德國要人對於這一個問題，意見分歧，使希特勒元首無所適從。據法國駐德大使古隆德於五月二十二日電達外交部稱：「關於里賓特洛浦對於蘇聯所懷有之政治計劃，希特勒元首本人，聞亦表示反對，認為因思想上的關係，欲使德國政策，趨入此一途徑，為事極難。但德國高級將領及實業界方面贊成此項主張者，頗不乏人。因此希特勒元首不得不在相當程度內予以顧及。職是之故，過去數閱月來，渠所發表之演說，避免攻擊蘇聯，並聽任德國各報將反共產主義之論調，暫時予以抑低。惟在任何獨裁政制，思想觀念與威信政策，相輔而行，所處地位，極為重要；惟當個人利益極為明顯時，思想觀念所構成之障礙，即不復存在。是以希特勒元首在思想上所持觀念，初非一成不變。緣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辭職之後，德蘇兩國接近之說，由來已久，且已傳遍了全國。一般人士咸皆相信，希特勒元首原恐德國民眾對於德蘇接近之說，或將發生不利的反響。但此後當可為之釋然。此在熱烈主張德蘇接近一派，則散佈各種消息，以左右希特勒元首之意見。並向希特勒進言，德國倘與蘇聯合作，可得種種利益。故其第一步似欲蘇聯參加瓜分波蘭之工作，此與波蘭參加瓜分捷克之工作，初無二致。至其第二步，則欲利用蘇聯之人力物力，以打倒不列顛帝國是也，所以德國志願兵自西班牙返國，既然沒有反鮑爾希維克主義的表示，即在希特勒元首發表演說，也不涉及鮑爾希維克主義或共產主義，僅攻擊「民治國」，「戰爭製造者」及「包圍德國者」，身在柏林的古隆德大使，料及德蘇頗有携手合作之可能，對於三國談話的前途，益感焦急，曾迭次電達外交部，就德蘇接近所構成之危機，喚起法國政府之注意，並堅決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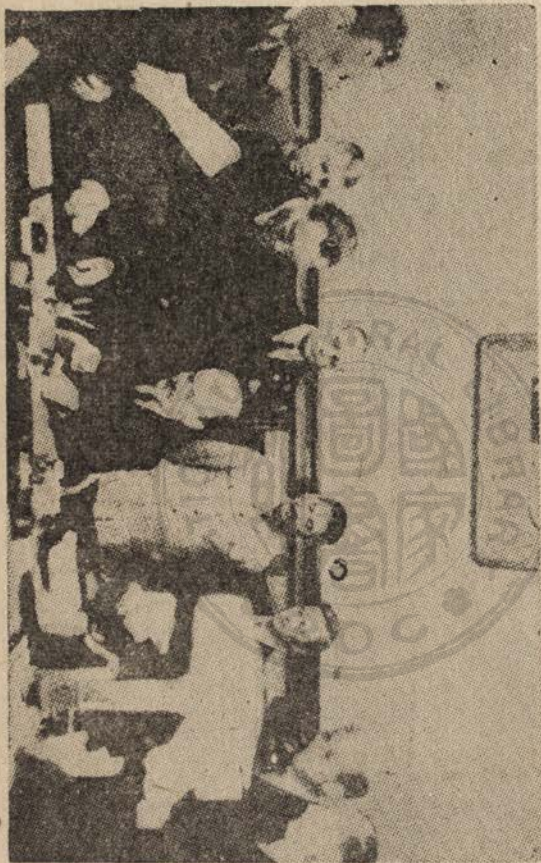
英法應與蘇聯迅速完成談判，以免爲里賓特洛浦外長所乘。法國駐漢堡領事伽羅 (M. Caroux) 也於七月四日電達外交部稱：「此間各界，對於德靈所進引之商務談判，均保守緘默，惟在經濟界人士，素以消息靈通見稱，咸以爲英法蘇三國協定倘不能迅速成立，則蘇聯政府即準備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五年爲期。……又據此間觀察家談稱，德蘇兩國一旦合作，則德國於最短期間侵略波蘭之危機，即將爲之增加，或將因此引起歐洲大戰，亦未可必。所以德國遲遲不發動者，實由於希特勒認爲時機尙未成熟，有待英法蘇三國談判之結果。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鑒於局勢之危急，迫在眉睫，亦一再電告英國政府，力言「英法蘇三國協定之成立，愈早愈佳」。詎知事與願違，英法蘇三國談判，障礙重重，無法征服，卒致流產；而德蘇在暗中進行商務談判，反極順利，里賓特洛浦外長於八月十五日在薩爾斯堡與齊亞諾外長會晤，即告以德蘇接近的發展。並於八月二十一日啓程前往莫斯科，與史太林莫洛托夫進行談判，後至八月二十四日，德蘇在不侵犯條約宣告成立，茲將德蘇協定全文，抄錄如下：

蘇聯政府及德國政府，爲鞏固德蘇兩國間之和平起見，並根據兩國於一九二六年四月簽定之中立條約之基本條款，成立協定如下：

一、簽約國雙方保險避免單獨或與他國聯合，對於對方從事任何暴行，任何侵略舉動及攻擊。

二、簽約國任何一方，被第三國加以軍事行動時，他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之援助，給與該第三國。

三、簽約國雙方政府，今後將保持接觸，以便對於涉及雙方共同利益之事件，從事商討及交換消息。



四、簽約國任何一方，將不參加任何直接或間接反對簽約國他方之列強集團。

五、兩簽約國之間，關於各種事件發生爭執或衝突時，雙方將專以和平方法，經由友好的意見交換，或於必要時設立調處衝突之委員會，以解決此項爭執或衝突。

六、本協定期十年，附帶規定除經簽約國一方於期滿前一年宣佈廢止外，其有效期間將認為自動延長五年。

七、本協定當於可能最短期間內，加以批准文件，將在柏林舉行協定在簽字後立即發生效力。

「一九三八年八月廿三日，在莫斯科成立德文及俄文原本二件。

「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

代表莫洛托夫，

德國政府代表里賓特洛甫簽字」

德蘇協定簽字後之歐洲，已到了戰爭爆發之前夕，希特勒既可無東顧之憂，對於波蘭的抵抗與英法的援助，就可不必過分重視了。即使因此而擴大為歐洲大戰，德國又無東西受敵之虞，當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德國軍人聞及德蘇協定告成的消息，「對於戰事勝利的信念，因而益堅。」按之希特勒的最初計劃，係在西陲方面採取守勢，僅派兵扼守齊格斐防線，不擬向英國戰法國宣戰，即使西歐各國正式對德宣戰，德國亦避不發動攻勢，而希望英法了然干涉之無效，而接受東歐方面的既成事實。同時宣傳部長郭培爾之流，咸認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足以保持歐洲和平，英國苟不得蘇聯之助，即不致為但澤或波蘭而戰，因此使一般人民相信希特勒元首必能達到目的而不致引起戰禍。所以德蘇的突然修好，實在是「外交上的異動 (Diplomatic Coup)」足使歐洲局勢益趨嚴重，張伯倫聞訊之餘，



即致函希特勒，為歐洲和平作最後的努力，

該函內容要點有三：(一)力言英國政府履行其對於波蘭所負之義務，具有絕大決心。(二)倘能造成和平空氣，英國政府準備討論英德兩國間所有懸案。(三)在「休戰期間」(Period of Truce)亟願德波兩國立即進行直接談判，討論少數民族待遇問題，但在希特勒認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已造成有利於其計劃；英國援助波蘭之決心，不足以改變希特勒既定政策。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Sir Neville Henderson)飛往薩爾斯堡訪晤希特勒時，希特勒元首即表示不妥協，並謂一切為英國之過，去年鼓勵捷克，而今又以「空頭支單」交與波蘭，即對於張伯倫首相本人，亦不復置信，余不願至五十五歲或六十歲時作戰，而寧願現今五十歲時發生戰爭，最後漢德森大使表示，「使德辱命」(Failure of a Mission)希特勒亦置若罔聞。至此曲意求和的漢德森大使也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希特勒在動武之前，還要任外交上玩一套把戲，這就是所謂，「先禮後兵」吧。希特勒於二十五日延見漢德森大使，提出解決時局的方案，其要點有三。(一)但澤及走廊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波蘭採取種種挑釁行動，德國實不能容忍，不論在何種環境之下，為歐洲和平計，必須消滅德國東陲之紊亂現象。(二)德國殖民地要求倘能如願以償，則德國願與英國締結友好同盟條約。聽任不列顛帝國廢續存在。希特勒並提供保證，德國將為英國之奧援，供其驅使，(三)希特勒元首再提供保證對於西歐問題，不感興趣，故未及慮及西歐疆界問題。(Failure of a Mission P. P. 306—308)同時希特勒又於是日午後五時延見法國駐德大使古隆德，表示德國對於法國並無敵對態度，並承認法德兩國現行疆界，其言有曰：「余每念及我國或將因波蘭關係而與法國作戰，輒感苦悶」，希特勒對於英國則採取不妥協態度，而對於法國則非常溫和，顯然是一種分化政策，究其目的，乃在離間英法兩國，使其步驟不能一致，從而陷波蘭於孤立的困境。此時柏林已陷於戰前狀態，與倫敦巴黎間之電話交通，曾一度中斷，食物及日常用品，亦開始實行限制購買辦法。戰爭危機千鈞一髮，漢德森大使乃

携德國照會飛返倫敦，並於二十八日返抵任所，訪晤希特勒，呈遞英國照會，內容要點有四：（一）重言聲明英國政府對波蘭所負之義務；（二）波蘭政府準備與德國進行談判，俾使德波爭議獲得合理解決；（三）英國政府當竭盡所能，從中斡旋，俾能成立使雙方均能滿意之解決方案。從而為英德兩國成立完全諒解，開一途徑；（四）波蘭問題獲得公平解決之後，即能為世界和平，闢一新途徑；倘若不幸失敗，則英德諒解無望，並將全世界投入戰爭漩渦。此時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亦步張伯倫的後塵，致函希特勒，希望德波兩國直接進行談判。同時波蘭外長貝克上校，亦發表聲明，「準備在英國政府所提條件之下，與德國直接進行談判。」希特勒在此種環境之下，又於二十九日夜間，延見漢德森大使，表示在原則上接受英國所提直接進行談判之建議，並以覆文面交大使，其要點有下開各端：（一）德國要求修正凡爾賽和平條約，將但澤及走廊交還德國；波蘭境內之日耳曼民族之生命，均須獲得安全保障；（二）對於英國所提直接談判之議，德國雖然不信其有成功希望，但為保全英德兩國間之永久友誼起見，在原則上予以接受；（三）德國對於領土變更，苟未先與蘇聯商議，則未便提供或參加任何保證。但希特勒此舉，純係騙局，在德國覆文中，已有跡象足資徵信，該覆文會謂：「德國政府期待波蘭全權代表於八月三十日行抵柏林。」漢德森大使即以此文具有最後通牒性質當面詢問希特勒，德方雖以「時機迫切，刻不容緩」為藉口，曲意解釋，但此乃德國有計劃的行動，在二十四小時內，希特勒的騙局，即暴露無遺，英國當局也早已料及，漢德森大使於三十日一天之內，接獲英國政府訓令四件之多。（一）是英國政府的覆文，表示德國照會尚在縝密考慮中，至聲明德國希望英國政府於二十四小時內在柏林產生一波蘭代表，實屬無理，（二）是張伯倫致希特勒的私人函件，內稱英國政府已向波蘭政府提出交涉，促其竭力避免發生邊境事件，並請求德國政府亦採取同樣的預防措施。（三）是英國政府致德照會，聲稱英國業已諮請波蘭約束行為，勿再發生事端，以免節外生枝；同時亦請求

德國採取同樣態度。(四)是英國政府向德國所提出的備忘錄，指出德國要求波蘭全權代表必須前來柏林接受德國建議，實屬無理，並提議德國政府應遵照外交途徑，召見波蘭大使，請其將德國建議轉達華沙，俾能進行談判。英國政府必盡其所能，促成德波進行談判，由此可知，英國政府雖然瞭然歐洲局勢的嚴重，但非至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漢德森大使原定於是日午後十一時三十分訪晤里賓特洛浦外長，但至臨行時，又獲英國政府之訓令，匆匆翻譯全電，直至午夜，始能前往德國外交部訪晤里賓特洛浦，即知德方毫無進行談判之誠意，德外長將解決方案十四要點迅速宣讀一遍之後，即謂波蘭代表前來柏林之限期已滿，認為波蘭政府已拒絕此項建議，於是兩人不歡而散。漢德森大使並獲得可靠情報，德國將於三十一日午刻下令進攻波蘭。

歐洲局勢發展至此地步，誰都料及戰爭已不可避免，但不到黃河心不死，仍有抱萬一之希望。而此時出面斡旋時局最適當的人物，首推義國首相墨索里尼，所以齊亞諾外長於三十一日午刻，延見英法兩國駐義大使，告以「義國政府擬於九月五日召集國際會議，討論凡爾賽和約各項條款，並邀請德國參加。惟須英法兩國表示同意之後，始可向德國發出請柬。」英美當即交換意見，但德軍已於九月一日侵入波蘭，英法仍欲保全和平，為人類和平作最後的努力，一方面向義國提出覆文，表示贊同；另一方面則向德國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德國軍事當局停止一切侵略行動，並立即將其軍隊退出波蘭領土；苟非然者，則英法即認為德國侵略波蘭，而為履行其對波蘭所負之義務。德國外交當局，仍置之不覆，而由義國齊亞諾詢問英法兩國，此項警告是否有最後通牒性質；但亦深知戰禍不可避免，即使召集國際會議，也不能挽回歐洲的危機。誠如貝克所謂：「因德國無故侵略，吾人已在戰爭之中；當前的問題，不在舉行國際會議，而在英法採取聯合行動，以抵抗德國的侵略。」因此義國乃放棄國際會議的主張，於是英法也完全絕望了。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乃於九月二日的深夜，在上議院發

國總理達拉第亦在衆議院發表演說稱：「波蘭現已遭受最不公平道而最橫暴之侵略，凡會保障波蘭獨立之各國，不得不出面干涉，徒而加以保衛。英法兩國決非食言之國。」漢德森大使乃於九月三日午前九時，正式通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英國已與德國成立戰爭狀態（Belligerent State）。同時古隆德大使亦提出同樣通知。於是第二次歐洲大戰以德波問題爲導火線而揭開其序幕了。茲將英法對德宣戰書，翻譯如下：

（一）英國宣戰書——「戰爭狀態現已存在於英德之間矣。外務部條約司司長鄧巴爾（R. Dumbarr）於今日午前十一時十五分，前往德國駐英大使館，由德國代辦谷特（T. Kott）接見，當即以照會一件面交谷特代辦，告以自今晨十一時（英國夏令時間）起，戰爭狀態已存在於英德兩國之間。此項照會即爲正式宣戰書，英國致德最後通牒所規定之答覆期限，亦於今



表演說：「我國政府對於義國政府所作之努力，深爲嘉尙，但在波蘭橫遭侵凌該國各城市慘被轟炸及但澤問題用武力片面解決之時，我國政府實未便參加會議。」此項演說會得全體議員的熱烈歡迎。同時法



晨屆滿，而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於期滿後二十分鐘，又邀請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往訪，以德國覆文面交漢德森大使。德國覆文共計十一頁，其主要之點，乃在德國對於德軍退出波境一事拒不提供任何保證。其餘各節，均係宣傳之詞，其唯一的目的，似在企圖將現行戰爭爆發之罪責，加在英國身上。依照外交常例，應予谷特代辦以便利，俾使其本人及使館職員離英返國。但須於最短期間啓程。至於德國駐在英國各埠之領事，亦予以同樣之便利，俾能返抵德國。此在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及使館全體職員及各地領事，則已獲得谷特代辦之保證，德國必能予以同樣之便利。此外美國政府業已接受英國政府之請求，代為照料英國在德國之利益，即已委托美國駐德國大使館辦理。此在德方，則已由瑞士駐英公使館代為照料德國在英國之利益。」(The World Almanac 1940, P47)

(二) 法國宣戰書——「德國政府不願和平解決爭議之方法，並不願負責方面呼籲進行自由討論或調處，且不惜違背其於對波蘭及非戰公約簽約各國所負之義務，竟於九月一日以侵略行為加諸波蘭，使法蘭西共和國不得不履行其對波蘭所負之援助義務。此項義務係由衆所週知之條約發生，亦為德國政府所知者。英法兩國政府，為遏制侵略，以保全和平，已作最大之努力，但為德國政府所拒絕。故由於德國侵略波蘭之結果，自九月三日午後五時（紐約時間）起，戰爭狀態已存在於法德兩國之間矣。本照會係依照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三次海牙公約第二條對於開戰所規定之辦法而送出。」

第二節 波蘭又遭德蘇瓜分

希特勒對於波蘭問題，成竹在胸，早已決定以武力解決，法國駐漢堡領事伽羅於八月二十二日即電達法國外交部稱：「德國政府希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侵略波蘭，務須於八月杪之前，予以解決；並深信英法因蘇聯態度之故，不致出面干涉。」迨至德蘇協定簽字成立，德國即開始秘密動員，

到了九月一日拂曉，德國陸軍未經宣戰就侵入波境，德國空軍亦同時出動，轟炸波蘭各大城市，尤其是波蘭的空軍根據地克拉科（Krakow）飛行場，使波蘭空軍措手不及，於轉瞬之間，即喪失其所有戰鬪力。加以波蘭境內的防空設備，簡陋不堪，經德國機群作有系統的轟炸之後，匪特各軍事目標及鐵路交通均被炸毀，抑且民氣亦因此消沉，使波蘭軍民面臨強敵，幾不知如何抵抗。



要，乃於是日親赴前線督戰，並發表最後演說，將戰爭之罪責，謾諸英國之包圍政策。德國亟欲於一星期內結束波蘭之戰，故對於華沙，採取鉗形戰略（Pincer Tactics），北路自東普魯士省出發，進攻波蘭走廊，將走廊北端之波軍加以包圍，然後再乘勝南下，九月五日德國先頭部隊離華沙僅有三十一英里之遙，德國長距離大炮已能炮擊波京。使波蘭政府及外國使節，不得不相率離京他適。此在南路德軍，亦有進展，五日佔領加托維茲（Katowice）及朱爾沙（Zozow）兩城，六日又佔領克

德軍既採取閃電戰畧（Lightning War），於九月一日

侵入波境之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佔領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的工業中心捷斯托科華城（Zabzohowa），同時但澤市宣佈併入德國，波蘭走廊的南端亦被德軍切斷，波軍雖然英勇抵抗，但波蘭軍事當局在事前毫無準備，在德波邊界處，均未設防，使德國機械化部隊得以長驅直入，而波軍軍備陳舊，尤其缺乏平射炮（Anti-tank Gun），故對於德國坦克車之猛攻，幾無法抵抗。九月二日斯洛伐克邦亦乘人之危，參加德軍侵略波蘭之戰，開入約伏利奈區（Tatortina），佔領村莊二十六處之譜，希特勒元首鑒於東戰場之重

拉科 (Cracow) 重鎮，希特勒會到波蘭，民族英雄畢爾蘇斯基將軍 (General Piłsudski) 之墓前獻花致敬，德軍並北向波蘭臨時政府所在地盧布林城 (Lublin) 推進。中路德軍，分三面圍攻波森城 (Poznań) 其最後目標，亦在波京華沙。惟波軍實力，集中在中路，迭次反攻，頗為得手，曾有一次德軍陣地幾被突破，波蘭騎兵作戰，尤見英勇。但遭德國空軍集中轟炸，未能乘勝西進，迨至德方開到大批援兵之後，德軍處境始能轉危為安，並將敵軍包圍，波軍仍孤軍奮鬪，至二十日聲嘶力竭時，不得已而向德軍投降，官兵共計十七萬員名。

德軍三路進攻波蘭，以北路進展最為神速，其先鋒於九月八日即已到達華沙北郊；惟波蘭民氣極旺，一般婦女均協助士兵，開掘戰壕，人人咸抱與華沙共存亡之決心。波蘭政府遷往東陸斯尼亞丁鎮 (Sanida)，華沙於十一日遭德機猛烈轟炸，自曉達夜，先後共歷十七次之多，滿城烽火，幾成火窟，人民遭受侵略的痛苦，實不堪言狀。

在德波戰爭中，蘇聯的態度如何？當為世人注意的焦點。莫斯科始終保持緘默，其究竟意向，非外人所能洞悉。但至九月十六日波蘭軍隊實行總退却及華沙危在旦夕的時候，蘇聯政府突然照會波蘭大使格齊波夫斯基 (Waclaw Grzybowski)，表示紅軍將越過邊界開入波境，以保護蘇聯之利益及白俄羅斯烏克蘭兩少數民族。並聲明蘇聯雖採取軍事行動，但對於德波戰爭，仍嚴守中立。至於蘇波互不侵犯條約，在波蘭不復能認為存在期間，不能不目為廢除。紅軍乃於十七日拂曉開入波境，自東而西，佔領格魯波戈依 (Głubokoye) 摩洛特許諾 (Molodechno) 及伏洛斯亨 (Volozhin) 等城，未遭波蘭軍民抗拒，長驅直入，又復渡過尼埃門河 (R. Niemen)，佔領戈洛利特斯 (Korolise) 杜勃諾 (Dubno) 及戈洛米亞 (Kolomea) 等城。波蘭遭此意外的打擊，不知如何應付才好。波蘭總統莫錫基 (Ignace Moscicki) 爰乃偕同貝克外長，出亡羅馬尼亞的塞諾蒂城 (Cernauti)。同時德



大犧牲，但仍承認現行疆界，不欲改變；或謂德國尙有其他作戰目的，實爲欺人之談。至於波蘭的命運，將由德蘇兩國決定」，同時德國軍事當局亦電令前線總司令勃勞希區中將 (Col. Gen. Walther Von Brauchitsch)，宣佈波蘭戰爭已告結束，內稱：「前線將士乎！維斯杜拉河流域之大戰，即將結束，所有波軍悉被殲滅，是以波蘭戰事業已告成，我軍在東線作戰，未及三星期，即已獲得赫赫戰果，誠堪慶幸」。

華沙軍民抗戰日久，早已聲嘶力竭，加以德國飛機大炮轟擊華沙，日夜不斷，所有防禦工事悉被炸毀，衛戍司令部不得已乃於九月二十七日獻城投降。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成竹在胸，早已料及華沙日內即可解決，故在華沙投降之日，里賓特洛浦已在莫斯科與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會晤了，翌日德蘇兩國瓜分波蘭的協定，即由雙方代簽字。

軍又於是日佔領庫特諾 (Kutno) 杜勃林及布勒特里多夫斯克城 (Brest-Litovsk) 十八日紅軍開到該城，德蘇雙方乃劃定臨時疆界，以勞夫——符洛特西米茲 (Włodzimierz)——布勒特里多夫斯克——貝里斯多克 (Białystok) 一線爲界，波蘭戰爭發展到此階段，在實際上已告終了，華沙軍民猶負隅抵抗，英勇不屈。雖獲得世人的欽佩，但在軍事上不過將波蘭戰爭的殘局，多延長幾天而已。所以十九日希特勒在但澤市發表演說，即發動其所謂「和平攻勢 (Peace Offensive)」希望歐戰就此結束，而達到其侵略波蘭的目的，其言畧謂，「德國爲和平計，並未向英國或法國宣戰；德國西陲，雖受重

此項協定的要點有二：(一)劃分蘇德兩國在波境內的疆界。即自立陶宛南端起，向西經過奧克斯托 (Augustow) 城之北，而至德國邊界。再自德國邊界至比薩河 (R. Pisa) 流域，經由沃斯特洛勒加 (Ostroleka) 向東南行至布格河 (R. Bug) 之克利斯蒂諾波爾 (Krystynopol) 然後西行，經過拉華魯斯加 (Rawa Ruska) 之北，而至薩波普河 (R. Zaboup)。再自此沿桑河流域 (River San) 直達其水源。」(二)蘇聯從旁協助希特勒所發動的「和平攻勢」。德蘇發表聯合公報稱：「德蘇兩國深望歐洲早日恢復和平，英法應即停止其無意義的對德國作戰；苟非然者，則英法應負戰爭延長之責。」又謂「德蘇已為東歐永久和平造成一安全基礎，德國努力與英法講和倘遭失敗，則德蘇對於今後所當採取之必要措置，應隨時互相磋商。此外，蘇聯並同意，以其所需之原料供給德國」。



(一) 內政的窳敗

波蘭要人大半帶有親德色彩，雖知處境困難，但不思充實國防，改革陸軍

德蘇瓜分波蘭的一幕，就此結束；波蘭總統莫錫基逃亡羅馬尼亞，亦於九月三十日提出辭呈，而由賴克維茲 (Wladislaw Raczewicz) 繼任，當即任命薛戈斯基將軍 (Gen. Sikorski) 為內閣總理，組織新聞，由法國而遷至倫敦，即吾人所稱「倫敦波蘭政府」(Polish Government in London) 以期協約國戰勝之後復國。

德波戰爭未歷三星期，波軍即呈總崩潰之象，卒被德蘇兩國支解瓜分，在東歐地圖上消滅，波蘭人民又遭此空前浩劫，命運之苦，實堪世人同情。我們研究波蘭失敗的原因，有下列數端：

，使之現代化機械化；僅存僥倖心理，認為處於德蘇兩大強國之間，只要手段靈敏，就可以避免戰禍。迨至戰爭前夕，外長貝克上校仍認為德國無作戰之決心，猶勸告莫錫基總統對德讓步，後來德波談判無法進行，戰爭終於爆發，波德邊境，既無防禦工程可以扼守，且國內又無防空設備，致使波蘭軍民，對於德國飛機坦克車的猛烈進攻，幾無法抵抗。到了九月十七日紅軍開入波境之後，波蘭軍民雖仍準備負隅抵抗，但波蘭政府早已移入羅馬尼亞境內，無意抵抗，使苦守華沙的孤軍，不得不投降。



(二) 外交的錯誤——貝克外長雖然也知道德蘇兩國是波蘭的敵人，應該隨時隨地加以防範；但在貝克的心目中，蘇聯比較德國更要可怕。所以波蘭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又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與德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貝克外長認為波蘭的安全，靠了這兩種條約的保障，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殊不知這種政策，最為危險。希特勒在德波協定簽字後，就認為德國對於波蘭的外交政策握有抵押權。時時引誘波蘭，對於蘇聯的烏克蘭邦共同行動，蘇聯看到波蘭親德的色彩日益濃厚，對於波蘭的熱情也隨着趨於冷淡，而在事實上，德波問題最為嚴重，但澤市與波蘭走廊，都是德國亟欲解決的問題。希特勒的朋友盧森堡 (Alfred Rosenberg) 曾說過一句話：「吞噬波蘭，實為大日耳曼的根本要圖。」貝克外長對於波蘭的友敵，認識不清，認敵作友的結果，至德波一旦有事的時候，波蘭就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了。此其一。其次，波蘭因有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存在，故在慕尼黑會議之前，未能與捷克締結同盟，同心戮力，共同抵抗德國東進；迨至慕尼黑會議之後，德國併吞捷克，唇亡齒寒，波蘭即成爲德國的目的物，其後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進行談判，組織反侵略集團，波蘭猶拒絕蘇聯的援

助，致使三國談判流產。波蘭政治家均無灼見，須知波蘭一旦與德國有事，苟不得蘇聯的援助，決不能抵抗得住德國機械化部，英國政論家哈特（Liddell Hart）著有英國國防（The Defence of Britain）一書，對於這一層說得非常清楚，英國老政治家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在莫斯科會議時，也會大聲疾呼，認為非與蘇聯接近不可，其言有曰：「吾人援助波蘭，欲使其奏效，則非得蘇聯之協助不可。」波蘭既不與捷克法國結成同盟，又拒絕蘇聯的保障，至戰事爆發，孤立無援，實為波蘭外交的極大錯誤，此其一。

（三）軍事的失敗——波蘭的陸軍，在歐洲居四五位；尤其是波蘭的騎兵，為各國所不及。惟自上次大戰以還，未能改善，使之現代化或機械化。所以波蘭軍隊，都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舊式軍隊，共計步兵三十師，騎兵十二旅，配備簡陋，尤其缺少平射砲，遇到德國的坦克車，就無法應付了，波蘭的空軍，更加可憐，加以防空設備不行，在德國空軍的猛烈轟炸之下，也無法抵抗德軍。此外，波蘭邊界三千五百英里，與德國隣者，達二千英里之遙，而在德波交界處，並未設防，德軍攻入波境，毫無困難。亦為波蘭軍事失着之處。

（四）地理的因素——在地理上，波蘭也很難防守。從南部的喀爾巴阡山脈起至北部的波羅的海為止，一片平原，只有幾條河流，足以構成軍事屏障，德捷與波蘭毗連，佔波蘭邊界四分之三，形成大半圓形的包圍線。故德方集中正規軍五十師及後備兵十師進攻波蘭，總數達一百萬人之衆，波軍自難抵抗。

（五）英法未援助——英法雖於九月初旬同時對德宣戰，但德軍在西線採取守勢；扼守齊格斐防線（Siegfried Line or West Wall）按兵不動，英法在戰爭初起，動員尚未完成；加以民治國不能迅赴事機，予波蘭以有效的援助。使波蘭軍民大失所望。亦為波蘭之役失敗的原因之一。



第三節 法蘭西悲劇的始末

希特勒採取「閃電戰略」(Blitzkrieg)，利於速戰速決。故德國在現行歐戰爆發之初，即集中全力在東戰場向波蘭大舉進攻；而在西線方面則採取守勢；俾在波蘭之戰(Battle of Poland)結束之後，在外交上發動和平攻勢，從早結束戰事，而達到其侵略波蘭的目的。波蘭戰事果於四星期內告一段落；而英法方面，在開戰之初，因行動遲緩，未能迅赴事機，後在德波戰爭期間，又復採取守勢，雙方僅在馬奇諾防線與齊格斐防線之間，發生小規模的遭遇戰，所有各種現象，均與希特勒的原定計劃相符。故於波蘭被德蘇兩國瓜分之後，希特勒即在外交上發動和平攻勢，一方面挾蘇聯以威脅英法，德蘇兩國曾發表宣言，表示「兩國深望歐洲早日恢復和平，英法應即停止其無意義的對德作戰；否則英法應負戰爭延長之責」。另一方面則嗾使義國出面斡旋和平。惟英法對此，洞若觀火，決無棄戰言和的可能；何況英法作戰目標(War Aims)早已向外宣佈，質言之：(一)戰爭既已爆發，非至推翻德國的納粹政體不止；(二)將歐洲永久和平置於合於正義的基礎之上；(三)希特勒絕無信義可言，任何諾言，均不可置信，是以決不中途妥協；(四)準備長期戰爭，必至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

希特勒在和平攻勢失敗之後，也不得不改變論調，向國人宣佈準備長期戰爭，並揚言即將向西歐



諸國大舉進攻，可是在事實上德軍在西線，仍採取守勢，尚須俟機而動。此在英法方面，因其採取長期消耗戰，故在軍事上也採取守勢，而僅在經濟上，憑其海軍的優勢，對德實行封鎖政策（Policy of Blockade）企圖在經濟上致德國的死亡，先是封鎖其進口貿易，使德國在物資上無法獲得國外的接濟，後來更進一步，封鎖其出口貿易，使德國的商品不能在海外市場銷售。是以在西線平靜無事的時期，所謂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却愈演愈烈，英法最初發表一種違禁品清單（List of Contrabands），通知各中立國不得以違禁品運往德國。因此德國也採取反封鎖（Anti-Blockade）的措施，這就是最有效的潛水艇政策（Submarine Policy）派遣大批潛水艇四出活動，專以擊沉英法及中立國的商船爲事。使公海（Sever Sea）竟成爲危險地帶，後來英國海軍部爲對付這潛水艇的威脅起見，又實行獲航（Convoy）辦法，俾能減少商船的沉失。

但是英法的封鎖政策，並未能使德國的來源完全中斷，其中最大的原因，乃在北歐的丹麥，挪威諸國，均在德國武力威脅之下，竟成爲德國自國外取得接濟唯一的橋樑。因此英法欲在經濟上致德國的死亡，則非加緊封鎖及擴大範圍不可。張伯倫首相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向下議院宣佈加緊封鎖德國之後，英法乃於四月八日正式向外宣佈，在挪威領海內安放水雷，使德國的軍艦及商船，不復能利用挪威領海，同時挪威的鐵礦砂，也不能自那維克（Narvik）及基魯奈（Kiruna）兩港運往德國了。希特勒受了英法一大打擊，當不能束手待斃，乃於四月九日，採取閃電戰略，一舉而侵入北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席捲丹麥，挪威兩國。北歐戰爭由此爆發。丹麥國王克利斯丁（King Christian）爲避免生靈塗炭起見；命令人民採取不抵抗主義，所謂丹麥國竟於二十四小時在歐洲地圖消失了。此在挪威則予以全面抵抗，德國巡洋艦「勃魯許」（Blücher）號與「卡爾斯魯黑」（Karlsruhe）號，均被挪威沿海要塞炮台所擊沉，但德軍在那維克港登陸告成，同時挪威京城奧斯洛

(Carlo) 亦於是日陷落，國王哈康 (King Haakon) 偕同王室政府及外交人員，倉卒出走，遷都哈瑪爾城 (Hamar)，賡續抵抗。英法艦隊赴援，曾在那維克港外，與德國軍艦發生大規模海戰，雙方互有損傷，聯軍企圖登陸，但為德國炮火所擊退，挪威國社黨領袖葵士林 (Vidkun Quisling) 組織傀儡政府，一般局勢，每況愈下，挪威駐英公使於四月十六日晉謁張伯倫首相乞援，英國乃派遣海空兩軍，襲擊斯達汪格 (Stavanger) 與特隆漢 (Trondheim) 兩港。但亦無濟於事，不能挽回挪威的危局，淪陷區專員，北歐戰爭在事實上已告一段落，協約軍猶負隅抵抗，不過將挪威戰爭的殘局，多延長幾天而已。挪威軍隊相率投降，該國南部悉在德軍控制之下，英軍僅在特隆漢與那維克兩港之間，與德軍交戰，其所扼守之港口，亦相繼淪陷，五月三日英軍自奈姆索斯港撤退，並將史坦因傑城交由挪威軍扼守，殊不知該軍司令蓋特茲上校 (Col. O. B. Gess) 竟向德軍要求停戰。德軍乘勝北開，解除那維克港守軍之圍，挪威戰爭至此完全結束。英法聯軍敗北，究其原因，不一而足，據張伯倫首相於五月七日在下議院宣稱：「協約國計劃的失敗，殆由於兩大因素所致：第一，吾人未能取得飛行場，聽由



法國山地部隊一師，在奈姆索斯港 (Namsos) 登陸，開往特隆漢港作戰，俾使德軍不能呼應，同時協約軍於二十三日自德軍手中奪回格拉丹根城 (Gratangen) 並俘獲德軍多名。但在史坦因傑城 (Stein-fer) 一役，協約軍遭受挫折，二十四日希特勒任命德波文 (Josef Terboven) 為駐挪威

我國戰機使用；第二，德國援兵迅速開到，實出於吾人意料之外」。

英法聯軍在北歐戰爭中又遭挫折，影響整個戰局甚大，一則予英法以一大教訓，引起英國的閣潮，張伯倫內閣由此解體，而由精明能幹的邱吉爾繼起秉政。另則德軍又獲得意外的成就，使希特勒也發生輕敵的心理，促成德軍西侵荷比法蘭西諸國。所以北歐戰爭是法蘭西悲劇的序幕。

迨至五月十日，希特勒認為時機業已成熟，乃於是日清晨五時三十分，藉口協約國企圖佔領荷比，命令陸海空三軍暨傘兵，同時侵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公國，於是西歐戰爭由此擴大了。盧森堡公國，係最爾小國，當非德軍的對手，未及法國援軍開到，早已不戰而亡，夏洛特大公爵夫人 (Grand Duchesse Charlotte) 即於五月十三日偕同康索爾親王 (Prince Consort)，出奔巴黎。此在荷蘭，在



事雖有充分的準備，將軍事重地盡為海水所淹沒，使德國機械化部隊無用武之地，但是德國對於這個「低國」(Low Country)，也早有準備，故德軍在洛埃蒙特城 (Roermond) 侵入荷境之後，即用大批傘兵在鹿特丹 (Rotterdam) 海牙 (The Hague)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等附近地方降落，佔領各重要據點，同時德國在荷蘭境內，早已組有「第五縱隊」(The Fifth Column)，以為內應。故德軍於五月十三日即開抵鹿特丹港，將荷蘭全國截為兩段，荷蘭女皇威勒明娜 (Queen Wilhelmina) 鑒於局勢危急，亦於是日偕同妻麗娜郡主 (Princess Juliana)，乘坐英國軍艦逃往倫敦。荷

蘭軍事當局迫不獲已，乃向德國求和，荷蘭軍總司令溫克曼將軍 (General H. G. Winkelman) 於五月十四日自荷京發表廣播演說稱，「爲避免繼續流血及犧牲起見，特下令停戰。」於是西歐戰局的重心移至比利時。按比利時軍隊在上次大戰中，英勇抵抗，素負盛譽，爲各國所欽佩；故在此次大戰中，比國軍民英勇抗戰，亦不減當年。但無論如何，終難抵抗得住德國機械化部隊，德軍於五月十日侵入比境之後，翌日即渡過亞爾培運河 (Canal Albert)，而迫近軍事重鎮列日城 (Lige)，英法看到比國的危急，乃派遠征軍赴援，五月十四日協約軍在剛勃羅 (Gembloux)，與德軍發生大規模的坦克車會戰 (A tank battle)，但仍不能遏制德軍向比京布魯塞爾城推進，至五月十七日，比京即告不守。而洛文 (Louvain) 與馬林斯 (Malines) 兩城，亦相繼陷落，比國政府遷至奧斯登特 (Ostend) 。

，廣續抵抗，但德軍攻勢，如火如茶，銳不可當，德軍又於是日突破馬奇諾防線，而抵比國奈繆爾



械化部隊 (Panzer Units) 於二十一日開抵法國阿倍維爾港 (Abbeville)。

(Boulogne) 推進，使英法聯軍在法國西北部及比利時作戰之部隊，失去聯絡，德國空軍並轟炸法國

內已獲得驚人的進展，其機勢所趨，已不能挽回。英國遠征軍乃於五月二十日起開始撤退；同時德軍在法國境 (The Battle of Flanders) 猶欲作最後的努力，惟大勢所趨，已不能挽回。英國遠征軍乃於五月二十日起開始撤退；同時德軍在法國境

的鄧寇克港 (Dunkergue) 及英國的杜佛港 (Dover) 另有一支德軍，又自亞拉斯 (Arras) 進攻加萊 (Calais) 港，法國的戰局，混亂到極點，五月二十四日德軍又自剛勃萊城 (Cambrai) 進攻伐倫西恩城 (Valencienne)，將佛朗特區之英法比聯軍切成數段。協約軍爲逃出德方所設之陷窰起見，與德軍作殊死戰，企圖突出重圍，但德軍仍加緊包抄行動，以巴波姆 (Bapaume)，亞拉斯，伐倫西恩，及剛勃萊四城，佈置一四方陣 (Quadrangle) 企圖將英法比聯軍五十萬至一百萬員名，一網打盡，故在各地發生空前激戰，尤其是伐倫西恩一役，雙方死傷，均極慘重，使協約軍不得不南移；此在北面之比軍，在比王利奧波特三世 (Leopold III) 統率之下，不勝德軍的壓迫，乃於五月二十八日向德軍無條件投降，德軍開入勃魯齊 (Bruges) 齊勃魯格 (Neubridge) 及奧斯登特三鎮，未遭遇任何抵抗，比國內閣總理比埃洛 (Hubert Pierlot) 雖宣佈國王此舉違背憲法，並下令三軍廢績作戰，但大好河山業已破碎，乃率領全體閣員，出亡巴黎。比王投降，對於佛朗特區苦戰的英法聯軍，實爲一致命的打擊，英法當局在事前雖會極力勸告比王，切勿出此下策，但是比王仍一意孤行，藉口比軍彈竭糧盡，既不能自英法獲得接濟，唯有出於投降一途。所以英法聯軍在比王投降之後，立即自鄧寇克港開始撤退，當時雖有海空兩軍掩護撤退，但遭德軍不斷砲擊及轟炸，不論在人力物力方面，均受重大損失。英法聯軍狼狽不堪的情形，實非筆墨所能描寫。於是西歐的戰局重心，又復由「佛朗特之戰」移至「法蘭西之戰 (The Battle of France)」。



法國國防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 (General Maurice Sarrail) 常常得意地說：「我們唯一的戰略，就是採取守勢，以坐待德國的消耗」。故在波蘭戰爭期間，法軍扼守馬奇諾防線，按兵不動，每天發表的戰報，千篇一律，都說：「西線平靜，無事足述，」美國人民竟稱爲 Phony War。迨至德軍於五月十日侵入荷比盧三國，除派兵前往比利時作戰而外，在軍事上仍採取守勢，大家都迷信馬奇諾防線，有金湯之固，只要能扼守此一防線，即可萬無一失，詎意至荷蘭停止抵抗之後，希特勒之視線即集中在法比兩國，並採取德國名將舒萊芬將軍 (Count Schlieffen) 的遺言，即「加重右翼」，德軍自比利時蘆森堡侵入法境，於五月十四日佔領色當 (Behan) 與朗威 (Longwy) 兩鎮。德方並未派一兵一卒進攻馬奇諾防線，但至德軍攻佔色當，朗威之後，法人自認爲有金湯之固的馬奇諾防線，在事實上就失去了它的作用了。其後德軍強渡繆斯河 (R. Meuse)，並在色當城之西南，佈置一袋形陣地，法國第九軍潰不成軍，狼狽退却，致使德軍在繆斯河流域開一廣及五十英里之裂口，於是德軍乃乘勝南下，進窺巴黎，法國政府鑒於局勢的危急，爰於五月十六日宣佈擴大戰區至法京巴黎。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亦頒軍令：「任何部隊，凡不能前進者，倘放棄其所保衛之國土，則當置之於死地。」同時萊諾內閣 (Reynaut Cabinet) 也實行改組，延請法國名將貝當上將 (Marshal Henri Philippe Petain) 爲內閣協理，兼任政府之軍事顧問。惟前線戰事，每況愈下，法軍幾無法阻制德軍前進，德軍佔領色當之後，未及數日，其機械化部長驅直入，於五月十九日，已抵聖岡且城 (St. Quentin) 附近，全國輿論，爲之譁然，對於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尤表不滿，政府當局乃任命魏剛將軍 (General Maxime Weygand) 爲總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俾能振作法國軍民的精神，與敵人作殊死戰，務使前線戰局轉危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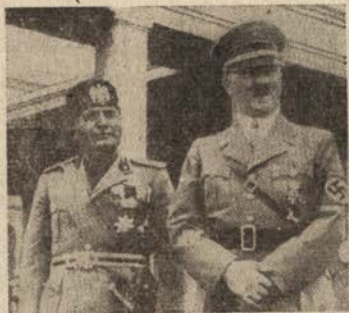
德軍佔領聖岡且城之後，即分兩路進兵，其一由東而西，直法迫國沿海，從而威脅英倫三島的安

全。其二則由北而南，進窺巴黎，企圖擊潰法國的抵抗力。茲將「法蘭西之戰」的經過，分述如次：

(一) 右翼德軍首先用坦克車二千輛進攻朗特利西 (Landricies) 及基斯 (Guise) 兩城，而抵埃斯納河 (R. Aisne)。然後向西推進，佔領貝洛納 (Perronne)，沿索姆河 (R. Somme) 西進。另有德軍一隊，以鐵甲車為先導，佔領亞拉斯城之後，迅速南下，佔領亞眠 (Amiens) 城，並與自貝洛納城西進之德軍取得聯絡。不使法軍取得休息的機會，立即乘勝向西疾進，直搗索姆河重鎮亞倍維爾城。如此匪特德軍業已迫近英吉利海峽，法國要港如波洛梟及加萊等，指日可下；抑且英法比聯軍也被切成數段了。魏剛將軍看到戰局的日趨惡劣，乃無法在索姆河及埃斯納河流域鞏固陣地，但德軍並不停止前進，又由亞倍維爾港向北進攻波洛縣港，德國坦克車隊於五月二十三日就開到該港。同時又有德軍一隊自亞拉斯西向西進攻加萊港，渡過希爾特河 (R. Scheldt) 進犯亞蒂尼 (Athigny) 亦於二十四日佔領加萊港，於是法國海岸勢陷於德國控制之下了。德軍並繼續北上，進攻格拉佛林港 (Gravelines) 從而威脅鄧寇克港，不意比王利奧波特三世又於五月二十八日投降德國，英國遠征軍不得不自鄧寇克撤退回國了。

(二) 德軍左翼，於佔領聖岡且之後，即乘勝南下，進窺巴黎，一舉而佔領拉翁 (Laon)，而至沃亞斯—埃斯納運河。使巴黎也感到岌岌可危了，法國外交部乃將重要檔案，付之一炬。二十一日德軍又佔領勒得爾 (Reiel) 及索亞松 (Soisson) 兩城，德軍先頭部隊離開巴黎僅有六十英里了。迨至六月三日，德國轟炸機首次空襲巴黎，美國駐法大使葡立德險遭不測，平民死傷千餘人。魏剛將軍乃在自亞倍維爾港至拉翁城一線佈置陣地，以抵抗德軍連續南下。希特勒果於六月五日清晨四時，下令總攻，按當時德國的作戰計劃，企圖在貝洛納，拉翁，以及亞眠三戰區，同時發動新攻勢；但是魏剛防線 (Weygands Line) 業已防置就緒，於是索姆河之戰，又揭開其血幕了。

德軍乃在西自勃萊斯爾河 (Brèle R.) 起，東至夫人大道 (Chemin des Dames) 一線發動攻勢，尤以索亞松及勒得爾兩戰區，最為猛烈，草草佈置的魏剛防線，當不堪德軍一擊，六月七日即被德軍突破。法國無法挽回危局，是非常明顯的了。暫作壁上觀的墨索里尼，又有混水摸魚之意，到了這



時候，目睹法國戰敗之勢已成，大可乘人之危，剩火打劫，乃命令外長齊亞諾於六月十日通知英法兩國駐義大使，自六月十一日起義國與英法兩國也成立戰爭狀態。同時出兵進攻法國的南部，並對英國發動非洲殖民地的戰爭，於是歐戰的範圍更加擴大了。

希特勒受到義國參戰的鼓勵，當然非常興奮，乃加緊軍事行動，集中全力以圍攻巴黎，自法國沿海一帶起，東至法國森林地帶為止，在這四百分里長的一條戰線上，德國集中勁旅，不下一百師之譜，所有坦克飛機，均在一萬以上，法蘭西之戰規模的龐大，空前未有，德軍在法國沿海方面，突破了英法聯軍防線，開抵貝都納河 (Bethune R.)，逼近狄埃浦港 (Dieppe) 與哈佛港 (Le Havre) 就是盧森 (Roven) 也岌岌可危了。法軍實行總退却，一瀉千里，退至夫人大道。但在塞納河流城仍與德軍作殊死戰，惟因實力懸殊，卒為德軍渡河，迫近巴黎西郊，法國政府處於危城之中，終非善策，乃循總司令部之請，遷往都爾 (Tours) 繼續辦公，德軍圍攻巴黎日亟，法軍不得已放棄巴黎北面的夏多蒂萊 (Chateau-Thierry) 於是德軍渡過馬爾納河 (Marne R.) 巴黎益見危急，西面德軍亦已抵沃亞斯河。六月十二日德軍佔領巴桑 (Parsan) 波蒙 (Beaumont) 里斯姆 (Rheims) 盧森以及賈比桌 (Compeigne) 等城，巴黎的屏障完全為德軍所佔領，巴黎在事實上已成爲孤城了。法國政府

乃請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正式通知德軍總司令部，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An open city）法軍源源退出巴黎，德軍乃於六月十四日開入巴黎，並未遭遇任何抵抗。



戰局發展到此地步，匪特軍心渙散，抑且民氣亦極沮喪，對於德軍的攻勢，幾無法繼續抵抗。萊諾總理乃於十四日向美國羅斯福總統作最後一次的呼籲，請求美國派遣大批飛機越過大西洋前來法國，俾能擊潰統治歐洲的惡勢力。但羅斯福總統受參眾兩院的束縛，僅能答曰：「在不

受軍事約束的範圍內，儘量以飛機大砲及彈藥接濟法國。使萊諾總理大失所望，雖欲廢續抗戰亦不可能，法國政府又自都爾遷往波爾鐸港（Bordeaux），內閣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歷三日之久，因閣員意見紛歧，未獲成議；萊諾內閣不得已乃於十六日提出辭呈，主和派以賴伐爾為中心，即擁護八十四歲之老將貝當上將為領袖，織組新內閣，任命魏剛將軍為協理。新閣一經成立，貝當上將



於十七日以法國政府的名義，向德國求和，並致電希特勒元首稱：「我們的敵人，倘於戰爭之後，仍能以光榮待我，準備與吾人簽訂協定，猶如士兵之間；則現行戰爭即可結束」。希特勒乃邀請墨索里尼前往慕尼黑，共商法國投降問題。在此期間，前任內閣總理萊諾與邱吉爾亦在都爾會晤，英國建議：將英法兩帝國併而為英法聯合國（Franco-British Union）為法國內閣所拒絕，因此都爾會議不歡而散，英國遠征軍逐漸撤退回國，邱吉爾亦於六月十八日返抵倫敦，向下議院宣佈「法蘭西之戰業已失敗」（The Battle of France was lost）

德法兩國在貢比泉森林（Compiègne Forest）中，進行談話，討論停戰的條件與辦法，法國雖然猶曰「光榮的和平」（Honorable Peace），但在戰敗之後，投降乞和，還有什麼光榮可言，祇能聽任戰勝國宰割而已。所以法德停戰協定（Franco-German Armistice Treaty）於六月二十日，就在餐室車中簽字了，德國代表計有希特勒代表即德軍總司令季德爾將軍（Gen. Wilhelm Keitel）航空部長戈林上將及海軍總司令賴特上將（Admiral Erich Raeder）三人，法方則以洪齊格將軍（General Charles Huntziger）勒魯克海軍少將（Rear-Admiral Maurice A. Le Luc）貝舍萊將軍（Gen. Jean M. J. Bergetet）暨諾埃爾（Leon Noel）四人為代表。這個停戰協定是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文件，茲將其內容要點，分述如次：

（一）西線於法義簽訂停戰協定六小時之後，下令停止作戰，

（二）德國得佔領法國西部海岸自都爾城至瑞士日內瓦一線以北之法國領土，在佔領區內，除地方行政而外，德軍所佔領之一切權利，法國政府須予以各種必要的便利；佔領區內德國駐軍之給養，由法國負擔。至於未佔領區，仍由法國政府統治。

（三）法國海陸空軍，應即遣散並解除武裝，僅得剩留一小部份，駐紮在法國南部未佔領區內，

官兵員額，由德義兩國會同決定之。

(四) 德國得向法國要求，將法國所有軍械，包括大砲，坦克車，飛機，沿海砲台以及彈藥，在良好狀態之下，交予德國；在未佔領區內之一切軍械彈藥，苟非留作法軍應用者，概須在德義管理之下，加以保存；未佔領區內的兵工廠，亦須立即停工；法國不得以任何軍械接濟英國。

(五) 法國佔領區內所有軍事用品，防禦工事，海軍船塢，砲壘工廠以及各種交通工具，均須在良好狀態之下，交予德國，不得加以毀壞。

(六) 法國政府應將本國艦隊，召回本國領海，並解除武裝，而在德義兩國監察之下，加以扣留，不得使用；但其中一部份，得由德義兩國指定，用以保護法國殖民地之利益。

(七) 德義兩國間運輸貨物，法國應予便利。

(八) 法國政府應即釋放德國戰爭俘虜；但法國戰爭俘虜，仍由德國加以圈禁，至和平條約簽字後為止。

(九) 法國佔領區內所有無線電台，均應停止廣播。

(十) 此項停戰協定，一俟法義簽訂同樣性質之協定後，立即發生效力；至法德和平條約成立後失效；法國倘不履行上開各項條件，則德國得隨時宣告廢止。

法國議和代表團：由洪齊格將軍率領，乃於六月二十二日乘坐德國軍用飛機，前往羅馬，與義國當局談判停戰條件。雙方代表在羅馬郊外股西薩鎮 (Villa Juvina) 會晤，依照法德停戰協定的內容，擬就法義停戰協定，即於六月二十四日午後七時十五分簽字。法國代表仍為洪齊格將軍等四人，而義大利方面則以齊亞諾，陸軍總司令巴杜格利奧上將 (Marshal Badoglio) 海軍參謀長加伐奈利海軍上將 (Admiral Domenico Cavagnoli) 及空軍參謀長普利戈洛將軍 (General Francesco Priolo) 等

五人爲代表，墨索里尼本人未出席。內容要點，與法德停戰協定，大體相同，所不同者，有下開各端：

(一) 義國得佔領法國南部爲義軍進攻法國時所佔領之地域；沿法義交界三十英里內，法國應拆除一切防禦工事。

(二) 法國要塞如都隆 (Toulon) 比塞大 (Biserta) 奧朗 (Oran) 亞約西奧 (Ajaccio) 等港，一律拆除防禦工程。

(三) 義國得享受使用東非洲法屬索瑪里蘭吉波蒂 (Tibou) 之一切權利；並控制自該港至阿比西尼亞京城之鐵路。

(四) 在都尼西亞，阿爾熱里亞及法屬索瑪里蘭境內，劃分若干不設防地帶。(The World Almanac 1941, pp. 68, 88)

於是希特勒，於六月二十五日正午十二時三十五分，下令停戰，並宣佈全國懸旗十日，以慶祝這次德軍所獲得的『空前大勝』(The most glorious victory of all times) 此在維希方面，貝當上將一再發表廣播演說，力言停戰協定雖極苛刻，但仍不失光榮 (hard but honorable) 並說明法國戰敗的原因，完全由於英國在戰時未能以全力援助所致。但其內心的痛苦，不言可知。法國政府並規定六月廿五日爲法國國恥紀念日，通令全國一致懸掛半旗以誌哀，貝當上將並向全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稱：『因余不能同意，聽任法蘭西民族廣續流血，故政府不得不向德國要求停戰』云。法蘭西在戰前是歐陸的盟主，素居頭等強國的地位，而今法國對德作戰，未及五十日而降，像一顆明星的殞落，從此沒沒無聞了。』

第四節 法國戰敗及其前途

德軍於五月十日侵入荷比並進攻法國，未及一週，荷蘭屈服於前，比利時投降於後，於是德軍乃乘勝侵入法境，勢如破竹，亦未及一月，法國政府爲情勢所迫，不得不向德國求和，至六月二十四日下令停戰，爲時僅歷四十五日。曾煊赫一時的歐陸盟主，竟屈服於希特勒面前了。按在此四十五日之中，祇見德軍的長驅直入，戰無不勝；而英法聯軍，竟一蹶不振，始終未能打一勝仗，足爲轉敗爲勝的起點，非任何人所能料及，法國的投降，尤出於吾人意料之外。以雙方的實力而論，英法聯佔優勢。據國際和平運動協會(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的統計：(一)陸軍——德國現役軍隊二百萬員名，徵召後備兵入伍服役，至最大限度，可增加至九百萬員名，此在英法方面，英國現役軍隊七十萬員名，戰時可擴充至二千五百萬員名；法國現役軍隊二百萬員名，至戰時可增加至四百五十萬名。(二)空軍——德國第一線飛機四千架，後備飛機四千架，合計八千架。此在英法方面，英國第一線飛機三千五百架，後備飛機二千五百架，法國第一線飛機二千架，後備飛機一千架。(三)海軍——德國僅有戰鬪艦七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四十四艘既潛水艇六十艘。此在英法方面，英國擁有戰鬪艦十五艘，航空母艦九艘，巡洋艦六十三艘，驅逐艦一百七十八艘暨潛水艇七十三艘；法國也有戰鬪艦七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十八艘暨，驅逐艦七十艘潛水艇七十六艘。由此可知，雙方的軍事實力，誠可謂勢均力敵，在開戰之初，大家都以英法實力充足，對於最後勝利可操左券，就世界聞名的政論家美國記者根室(John Gunther)，在現行大戰爆發的前夕，正在歐洲大陸訪問各國朝野回國後寫了一本「希特勒的代價」(High Cost of Hitler)一書，也認爲英法實力強大，有恃無恐，並謂德國外強中乾，必敗無疑。但誰能料到法國不堪德軍一擊，就此投降乞和呢；其中定必另有其原

因所在。據我們平心研究，法國戰敗，有下開各項因素：

(一) 外交上的錯誤——法國於上次大戰結束之後，斤斤以「安全」是求，不從大處着眼，將歐洲和平建立於合理的基礎上，反而苛刻的條件，加諸德國，企圖使德國受和約的束縛，永無翻身的一天；並認為德國的衰弱，就是法國安全唯一可靠的保障。但其結果，適得其反，致使社會民主的政府，不能在德國立足，而為國社黨散下種子。迨至一九三三年一月杪希特勒上台秉政之後，法國既不欲以和平方法修正凡爾賽和約的不平等條款，又不以強硬的態度對付希特勒；反而一味追隨英國之後，聽任德國重整軍備，並縱容希特勒侵略，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此其一。法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與蘇聯締結互助公約 (Franco-Russian Mutual Assistance Pact of May 2, 1935)，誰也不能否認，這是法國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功；但是法國並未運用工夫，將互助公約化為同盟條約。又不得不說是法國外交的一大錯誤。一九三八年德捷糾紛期間，蘇聯曾堅決主張援助捷克，以抵抗德國的侵略，但是法國總理達第與外長龐萊，竟輕信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話，在外交上完全以英國馬首是瞻，對於侵略者一味委曲求全，飛往德國慕尼黑參加四強會議，甘心將捷克當作禮物奉送給希特勒，後來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訪問巴黎，還演出德法諒解共同發表和平宣言的一幕，使法蘇兩國關係益趨冷淡，法蘇互助公約也就等於名存實亡。到了一九三九年三月，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進行談判的時候，法國還沒有深刻的認識，三國談判的失敗，因為英蘇雙方各有成見所致，但是法國未能運用外交手腕，促成英蘇合作，亦為莫斯科談判流產的原因之一。吾人打開地圖，就可以看出，法國苟欲抵抗德國的侵略，則非借蘇聯之力不可。德國所恐懼的，是東西兩面受敵，希特勒所以不顧一切與其思想上的敵人簽訂互不侵略條約。其理由也就在此。法國在戰略上向來採取守勢，聽任德國傾全力進攻，自難持久，英國縱能迅速赴援，亦難轉敗為勝，而其最有效的援助，莫過於蘇聯。史太林倘能出兵相助，以擱其背，即

能解除法國之圍。法國外交家未能看清這一層，實爲一大錯誤。此其一。

(二) 國防的空虛——法國軍事當局雖然也知道欲求法國的安全，必須充實防務，尤其是法德兩國交界處，應建築鞏固的防禦工程。所以法國國防部在戰後，曾不惜耗費巨款，充實馬奇諾防線，以此一防線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而論，確爲一工程浩大的建築，誠可謂有金湯之固，但是德軍侵入法境，未必一定要突破馬奇諾防線，而可由荷比方面侵入。上次大戰時德國不惜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其故在此；據軍事專家的意見，戰術 (Tactics) 容有變化的地方，但是戰略 (Strategy) 却是一成不變的。德軍侵入法境，必須假道荷比盧森堡，過去如此，今後亦然，但是法國國防部，漫無認識，以爲有自瑞士邊境起至蒙梅第 (Monmédy) 爲止的一條馬奇諾防線，就可以安如泰山，而不想將此防線延長，由蒙梅第起向西，沿比國邊境而抵於海岸。法國倘若早已延長馬奇諾防線至海，則比國投降之後，法國還可扼守防線，阻制德軍侵入，不致如此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此其一。其次是法國的陸軍，在歐洲大陸素負盛名，但至近年來，未能完成機械化，所以法軍遭遇到德國機械化部隊，就無抵抗，誠如巴黎晚報 (Soire de Paris) 主筆賴柴勒夫 (Pierre Lacroix) 所說：「因爲法國政治十五年來，不肯籌措經費，添設攻勢戰所不可缺少的機械配備。」甘茂林將軍還很得意地說：我們唯一的戰略，就是採取守勢，以坐待德國的耗竭。」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只能守不能攻的軍隊能打勝仗。此其二。最後還有法國的空軍，也要負法國戰敗的一部分責任。據外人調查，法國飛機共有三千架，以視德國空軍，瞠乎其後，而且在實際上，法國的飛機總數，還不足三千架，論其品質，更不能與德國空軍，相提並論。所以在法蘭西之戰中，德國空軍無往而不佔優勢，德軍既在飛機掩護下進攻，使法軍無法抵抗；同時德國轟炸機又不斷轟炸法國大城市，使民氣沮喪到極點。法國政府在軍心渙散與民氣沮喪的情形之下，唯有出於投降一途了。至於法國空軍落後的原因，乃在飛機生產量太小。據法

國文學家莫樂 (Andre Maurois) 在其法蘭西大悲劇 (French Tragedy) 一書中說：「一九三六年的情形，江河日下，比一九二九年更加不如，工廠常常罷工，政府只圖苟安，官場習氣太重，竟使法國飛機生產數量，幾等於零。一九三七年，法國工廠製造飛機的數量，說來也使人不信，每月祇造成三十八架，而德國的飛機生產數量，每月總在千架以上。」他又說：「法國的戰敗，是因為飛機不足，坦克車不夠，高射炮太少；又因工廠為數有限，不能彌補這些缺點」。

(三) 內政的腐敗——以法國的政治制度而論，實有許多缺點，使法國的內閣不能久安於位，因此政潮迭起，而前後內閣的施政方針，又不能一貫其舊。這是法國政治不能清明的根本原因。按法國的政治制度，是採取的議會內閣制，原與英國的內閣制，大同小異；不過法國的政黨組織，比較英國發達，所以在法國眾議院中，小黨林立，任何大的政黨，均不能獲得過半數的議席，一黨內閣無由成立，不得不聯合其他的政黨，組織混合內閣 (Coalition Cabinet)。而混合內閣比較一黨內閣不穩定。因為一黨內閣有同一的政見，用同一政見的人為閣員，內閣自然可以統一，此在混合內閣，既由政見不同的人混合組織之，不但內閣容易瓦解，而且內閣決定政策，須參考各政黨的意見而成立妥協辦法，因此政府的施政方針，也不能本着同一的精神，循着同一的主義，貫徹始終。同時內閣總理祇能支配同黨的閣員，而不能指揮別黨的閣員，所以內閣舉行國務會議或閣議時，討論到任何問題，閣員的意見終極分歧，使內閣總理無法對付。倘若雙方堅持成見，唯有出之於辭職一途了。是以法國內閣更迭，幾為尋常茶飯，不足重視，最短命的內閣，甫經成立，明天就辭職不幹的，也屢見不鮮，試想法國政局天天在風雨飄搖之中，政治如何能走上軌道呢？加以法國的議會，採取兩院制，眾議院與參議院的權力相等，遇到兩院意見發生衝突時，內閣更窮於應付。總統解散眾議院，須徵求參議院的同意。在這種制度之下，內閣遇到困難問題時，往往不願呈請總統解散眾議院，而自動辭職下台。所以

法國的政治制度，實在是內閣制中最壞的一種。何況法蘭西民族的特性，對於任何事情，不論大小，最歡喜發表意見，故法人的思想，非常複雜，主張亦因人而不同，法國議會因意見不合而動武的，也是常事，再加一般政客黨人，最愛興風作浪，掀起政潮，使政府不能久安於位，自然不會有偉大的成就，法國二十年來的政治，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混過去了。平時毫無建樹，一旦遇到緊急事變，就要手忙足亂，不知如何應付，至於一般人民，大半醉生夢死，沉緬於歌舞昇平之中。慕尼黑會議之後，世人對於四強協定，均斥為無恥，但在巴黎民衆，竟額手慶幸，誠如莫樂所說：「巴黎人民對於英法在外交上的退讓，竟當作勝利一樣的慶祝；甚至巴黎市參議會某君，還提議將巴黎某街，改名為九州路，以紀念這個屈服的日子。」法人的心理如此，這真是咄咄怪事，迨至歐戰爆發，法國實行總動員，竟有壯丁畏戰而自殺的。此外，還有一點，就是法國國內，社會主義的思想，遍及全國，各產業部門的工人，都實行四十八小時工作制，工人方面對於資方稍有不合之處，動輒實行全國總潮工，使國家的實力，蒙受極大的打擊，尤其是法國的軍火工業，受到嚴重影響，不能加緊生產，以完成政府的重整軍備計劃。所以到了戰時，不論是飛機，大砲，坦克車，平射砲，高射砲，以及一切軍械，都要感到不敷應用了。

法國戰敗的原因，既如上述：今後法國的命運如何？亦為決定歐洲局勢的重要因素之一。貝當和賴伐爾迭次向法國人民說：「沒有法國就沒有歐洲」，雖然言過其實；但無論如何，法國在歐洲政治中仍將處於極重要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今後法蘭西的命運，仍值得我們研究國際問題者的注意。

憶在義國參戰，法國南北受敵之時，法國政府在波爾澤港討論和戰問題，意見甚為紛歧，結果主和派獲得最後勝利，向德國投降乞和；依照當時的情勢而論，法軍在前線業已潰退，巴黎也已陷落，

外援又不可期，廣續抗戰，固有極大的困難；不過德軍在法國北部所獲得的勝利，並不具有決定性質，法國朝野果有「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的決心，即使法國的領土完全淪陷，法國政府猶可遷至殖民地，廣續抗戰，轉敗爲勝，非不可能。而今法國當局竟不出此，反而向德義求和。起初猶曰希望光榮的和平，不接受屈辱的條件，但觀於停戰協定的條款，還有什麼光榮可言。因此法國主戰派領袖相繼出亡國外，例如前任內閣總理達拉第前任殖民部長芒台爾（M. Mandel）前任外交部長台爾博斯（M. Delbos）及前任海軍部長剛秉基（M. Campinchi）等，企圖逃往非洲法屬摩洛哥，後因事機不密爲當局所逮捕，僅有萊諾內閣陸軍部次長特戈爾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亡命英國，乃在倫敦組織法蘭西民族委員會（The French National Committee）呼籲法人廣續與英國聯肩作戰，以求法蘭西民族的解放與自由，世人稱之爲「自由法人」（Free French）惟苟安心理普及民間，一般法人在戰敗之餘，均不願再動干戈，因此危如累卵的貝當政府漸趨穩定，並着手進行修改憲法的手續。貝當乃於七月八日召集參衆兩院，舉行國民大會（The National Assembly）。參衆兩院先分別開會，衆議院以三百九十五票對三票之絕對多數，通過自行撤銷的決議案，參議院以亦二百二十九票對一票的多數，通過此項議案，於是法國的議會就此壽終正寢了。至於參衆兩院所組織的國民大會，其性質與會議不同，其唯一的任務，乃在修正法國憲法。故開會之後，立即討論內閣協理賴伐爾所提出的法國憲法修正案，因爲政府對於此事早有佈置，未經討論立即付諸表決，結果以五百六十九票對八十票的絕對多數，予以通過，全體議員中僅有十五人放棄投票，此項議案規定：「國民大會以全權授與貝當政府，俾能宣佈新憲法，以在新秩序之下保障勞工家庭及祖國之權利。此次修正憲法必須得法國人民之贊同，然後交由尚未產生之人民代表，予以通過。」（The World Almanac 1941, P. 69）自此貝當乃由內閣總理晉升爲法國元首（Chief of State），並於七月十一日宣佈新憲法，其與舊憲法不同

者：有下開各項：

(一) 政府大權集中於元首一人，元首得任命內閣閣員及各部部长；全體閣員及部長，祇對元首負責。

(二) 元首的權限如次：

(1) 在參眾兩院成立之前，元首執行閣議中之法權；
 (2) 在參眾兩院成立之後，遇有內憂外患，元首有頒佈關於財政預算及徵稅代法律命令之權；

(3) 任何法令，概由元首公佈施行；

(4) 元首任命文武官員；

(5) 元首掌握全國軍權，為全國最高統帥；

(6) 元首有下令實行特赦之權；

(7) 元首有與外國進行談判，核准條約，及接見外國使節之權；

(8) 元首有宣佈全國或局部戒嚴之權；

(9) 元首得議會之同意，有向外國宣戰之權。

(三) 元首指定內閣協理賴伐爾為元首繼承人。

(四) 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公佈之憲法及一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公佈之憲法，其內容有與新憲法抵觸者，一律作廢。(Decree of July 11, 1940)

自此法國的政體，又由議會制變為獨裁制了。貝當政府雖然一天鞏固一天，但是對內對外困難重重，瞻望前途實未可樂觀。

第一是法德合作 (Franco-German Collaboration) 問題，雖然貝當只講究表面的光榮與否，賴伐爾更具有濃厚親德色彩，但是希特勒對於法國的欲望無窮，除非法國做了德國的附庸，完全聽任希特勒宰割，否則在法德之間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德國加諸法國的壓力，也只有一天重一天。其中最重要的有：(一) 法國軍艦交與德國使用；(二) 法國殖民地由德義日西班牙四國分配；(三) 法國自由區內的海空根據地；(四) 法國的人力物力歸德國控制；(五) 法國站在德義方面，重行參戰。貝當對於這些問題，看得很清楚，內心也很明白，倘再對德讓步，則必遭國人的憤慨，徒為特戈爾派反對政府增加一種口實。所以自始至終，沒有與德國談判的誠意，僅在外交上虛與委蛇而已。因此引起德方的不滿，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貝當與希特勒在法國蒙都亞 (Montoire) 會晤，確定新政策的原則，法德雙方對於此事，均諱莫如深，賴戈爾僅謂：「此項原則，對於法國榮譽及生存有關之利益，而無妨害之處」。事後貝當也說：「抉擇之權，雖操於戰勝國之手，但亦須聽憑戰敗國。蓋所有救亡之道，若果完全不通，則吾人必知如何等待與如何受苦……吾人當知如何隱忍吾人所受之恥辱，悲哀乃至破碎。反之，若戰勝國能知如何處理勝利，則吾人亦必知如何處理戰敗」。由此可知希特勒對於貝當倚老賣老，亦無可如何，蒙都亞會晤的結果，並未能解決法德間的問題，因此對於賴伐爾漸表不滿，至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賴伐爾也不得不辭職下野。希特勒終不能充分利用戰敗的法國，實在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如何加緊法德合作呢？投鼠忌器，對於八十四歲的老將貝當，實在無法可想，因此又想利用賴伐爾出來主持法國的政治，為人作嫁的賴伐爾，乃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東山再起，為法國政府首長 (Chief of Government)，大權獨攬，使貝當徒擁元首的虛名，賴伐爾再行秉政後，即宣佈其政策：(一) 以完全尊重法國之榮譽及權利為基礎，而與德國樹立諒解，實行合作；(二) 參加反鮑爾雪維克主義之鬭爭；(三) 為歐洲新秩序而與德國共同努力。其上台的第一

炮，就是與德國商就法國戰爭俘虜與法國熟練工人互相交換的辦法，一方面藉此解決德國缺乏人工的恐慌，另一方面法國戰爭俘虜也可以逐漸返國。一舉兩得，當然是賴伐爾最得意之作。迨至十一月八日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義聯軍籍口開入法國自由區，使法國的內政外交益趨惡化，貝當乃於十八日改組政府，又指定賴伐爾為法國元首臨時繼承人，並以全權授予賴伐爾，得發表任命法令，以應付現行困難局勢。自此賴伐爾大權在握，更可以為所欲為。今後法德關係的趨向，也就不言可知了。

第二是英法關係的惡化，竟致化友為敵。先是邱吉爾首相自法返國，向下議院發表演說，攻擊法國投降的不是，並謂「波爾鐸政府曾提供諾言，在開始議和之前，必將法國軍艦駛抵英國港口，但現已違背諾言，竟同意將法國軍艦獻與獨裁者。」貝當乃發表廣播演說，反唇相譏，其言有曰：「英方痛苦，實為吾人所稔知，即邱吉爾深恐法國所遭之厄運降臨於英國是也。蓋在邱吉爾首相僅能判斷英國之利益，至於法國之利益何在，初非渠所能判斷也。以事實而論，我國國旗，並未染有污點，我國軍隊曾在各處英勇抗戰，徒以軍械較次，迫不獲已而要求停戰。」迨至七月三日英國海軍為使法國軍艦不致投於敵人手中起見，乃採取強硬手段，解決法國艦隊。其時有法國艦隊一隊，計有戰艦「鄧寇克」號與「斯特拉斯堡」號兩艘，依照停戰協定之規定，寄碇在北非法屬阿爾熱里亞，奧朗港（Oran）英國海軍要求法國艦隊司令香沙爾海軍中將（Vice-Admiral Gensoul）投降或自動擊沉，因此發生武裝衝突，戰艦「鄧寇克」號擱淺，雙方互有損傷。英國並將法國軍艦寄碇在英國港口者加以拘留，計有舊式戰艦兩艘輕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八艘潛水艇數艘，輔助艦兩百艘。貝當政府當即請求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向英國提出抗議，並於七月五日與英國斷絕外交關係。自此昔日的友邦便變成為仇敵了。迨至九月二十三日英國艦隊計有戰艦兩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數艘暨運兵艦六艘，分乘軍隊八千之一萬員名，駛抵法屬西非洲首府達加爾港（Dakar），要求守軍獻城投降，但法屬西

菲總督鮑亞松將軍 (General Bolsen) 仍奉維希之命，斷然拒絕英國的要求，英艦乃開砲轟擊，於是英法兩國又發生海戰，歷二日之久，英國艦隊始悄然退去。此役使英法的裂痕，更加深刻。

第三是法國的分裂運動，特戈爾將軍首先在倫敦發起組織「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號召自由法人，賡續與英國聯肩作戰，以擁護祖國的獨立與自由。其於六月二十四日在倫敦發表第一次廣播演說，其言有曰：「余深信法蘭西帝國各部，均願賡續抗戰，並有理由可以相信，我國海軍決不投降。余與法屬摩洛哥總監諾蓋斯將軍，近東法國駐軍司令米德霍舍將軍暨法屬越南總督賈德魯將軍諸人，時用要途電話接洽。自我日昨發出呼籲之後，旅英法僑相率請纓，其踴躍情形，幾令人難以置信，要而言之：法蘭西帝國各屬地，倘能組成抵抗力量，以反對德義兩國，則民族委員會當要求在英國境內，組織法國政府，以便繼續完成抗戰全功。」 (Havas News Agency June 25, 1940 London) 此在貝當政府對於特戈爾派，先革特戈爾將軍之軍職，並於七月二十三日頒佈命令，凡於五月十日至六月三十日之間未奉政府命令或有效理由而私自出國者，均褫奪其公民權，並沒收其財產。特戈爾將軍及達拉第等人，均在其中。貝當為追究戰敗責任起見，又設立最高法院 (The 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在里翁 (Lyon) 審訊誤國要人達拉第，甘茂林，萊諾，賴尙伯 (Guy La Chambre) 勃魯姆剛秉基暨谷特 (Pierre Cot) 但是這一筆糊塗賬如何清楚，却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法國人民捫心自問，都不能不稍負一些責任吧！所以對於貝當審訊誤國案，都不甚重視，徒給特戈爾派一種口實。特戈爾派以愛國相號召，聲勢日盛，對於非洲法國殖民地，久有染指之意。特戈爾將軍乃於十月九日親自前往法屬赤道非洲利勃萊維爾 (Libreville) 港，法國代管地喀麥隆 (Camerouns) 即掛起自由法國的國旗，歸附特戈爾派了。自此貝當政府與特戈爾派積不相容，更加深刻了，賴伐爾發表演說，甚至公然宣佈欲將特戈爾置之死地而後快。內心的痛恨，也就不言可知了。

第二是法國的經濟問題。法國在敗之餘，真可以說民窮財盡，尤其是糧食問題，英國對於法國的投降，既不能諒解，又復處處防制法國以人力物力資敵，對於過去的同盟國也不得不實施封鎖政策，使法國與殖民地間的交通，陷於停頓狀態，各種來源，均告斷絕，同時法國淪陷區內德義駐軍所需的給養，概由法國供給，據法國財政部報告，日需二千萬馬克，這一筆巨款，加在法國身上，不能不說是法國的重担。貝當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欲安慰國人，則非以復興法蘭西相號召不可。但其宣佈的復興政策，竟放棄了工業主義，而採取重農政策。殊不知這種政策，匪特不能復興法國，抑且只有使法國在經濟上淪為德國的附庸，永無翻身的一天。因為德國是工業國，法國倘為重農國家，則德國所需的原料，便可取之於法國；其製成的工業品，更可向法國傾銷。如此法國不但在經濟上要受到德國的剝削，淪於殖民地的地位，而且在軍事上也永無與德國對抗的一日。因為現代國際戰爭，可以說的一種工業戰爭，軍隊既須完全機械化，加以軍需浩大，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如何能參加現代國際戰爭呢？又怎樣能希望獲得勝利呢？德國要法國變成為農業國，是使法國永不能復興的一種詭計。這是非常明顯的。而貝當不察，竟大談其「農業國」，實為不智。

最後，法國單獨媾和之後，在國際上所需地位，就有進退失據的痛苦。而在交戰國双方的夾攻之中，左右皆不是。迨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協約國為先發制人起見，英美蘇軍突然在法屬北非洲沿岸登陸，貝當雖下軍令：「法國及其光榮，現已千鈞一髮；吾人遭人攻擊，自應起而自衛，」並宣佈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但法國國防軍總司令達爾朗將軍竟與美軍總司令埃林霍威爾將軍進行談判，阿爾熱港立即停戰，同時法國名將季祿將軍（General Giroud）亦在摩洛哥，與美軍當局接洽，於十一月十一日要求停戰。希特勒看到局勢的惡化，乃藉口「法國不能履行條約義務，而德義兩國對於因違反停戰協定而引起之不利事情，實已不能再予容忍。」預料英美聯軍於攻入北非之後，其次一目標

，當爲科西嘉島及法國南部。德義兩國政府爰乃決定採取各種步驟，俾能解除一切侵略威脅。余已命令德軍開入法國自由區，並循捷徑，以佔據地中海沿海以及科西嘉島。」（見希特勒於十一月十一日致貝當電）德軍於十一日清晨開入法國自由區，佔領里昂，馬賽等城市。貝當對於德軍此舉，雖亦在口頭上提出抗議，但亦無濟於事。惟當時最惹人注意者，厥爲法國海軍根據地都隆港，法國海軍司令早已採取防禦措置，希特勒投鼠忌器，暫時決定不佔據都隆，對於法國軍艦維持原狀，不加干涉，迨至十五日，軸心軍佔據比塞大及突尼斯兩港，英美聯軍也已開入都尼西亞，於是都尼西亞戰爭，也就由此爆發了。法國在交戰國雙方夾攻之中，唯有任人宰割而已，亡國恨使每一個法國人，均難忍受。貝當進退兩難，亦於痛心之餘，改組政府，將全權界予賴伐爾，得以發表任何法令，以應付現行困難局勢。無如希特勒猶不以此爲滿足，除派兵佔領突尼斯及比塞大兩港而外，並於二十七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派兵開入都隆港，企圖攫取法國軍艦，法國軍艦三十餘艘，奉艦隊司令之命，自行鑿沉，演出法國海軍最光榮的一幕。但是法國的陸軍既被解散，海軍又復沉失，戰敗後的法國，誠不堪設想，事後貝當於二十八日發表告法國海陸空三軍將士書：「我陸軍雖已遣散，軍艦雖已沉失，但君等之傳統光榮，我國家永誌弗忘。」誠不堪卒談。法蘭西的悲劇，愈演愈烈，固值得我們同情，但也給我們無限的教訓與啓示。

第五章 德蘇戰爭的演進

第一節 翻覆無常的德蘇關係

德蘇兩國利害衝突，思想不同，絕無妥協的可能。這是一般政論家外交家的定論；但在最近二十年之中，爲友爲敵，翻覆無常，幾乎不可捉摸。惟其結果，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兩國終不免於一戰。誠爲歷史上的奇蹟。吾人苟欲明瞭蘇德戰爭爆發的由來，不得不將二十五年來的德蘇關係，作一個澈底的清算，先從蘇聯的外交說起：蘇聯的對外政策的演變，在最近二十五年之中，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從蘇聯社會革命成功之日起，至史太林實行獨裁爲止。在此期間，蘇聯外交最大的特色，就是高唱世界革命的論調，企圖領導全世界的弱小民族，聯合向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與德國既訂有休戰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而且德國正是社會民黨執政的時代，彼此思想較同，故保持着友好關係。此在資本主義各國，對於蘇聯，一致表示不滿，匪特不承認蘇維埃政體（Soviet Regime），將其摒棄於國際社會之外；而且視蘇聯爲洪水猛獸，到處防範蘇聯赤化全世界的企圖。甚至列強聯合進攻蘇聯之說，也會盛傳於一時。所以當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是非常露骨，列寧也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是絕對不能同時並存的，不是我們赤化全世界；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爲資本主義國家所瓜分。」可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史太林繼任共產黨書記長之後，蘇聯不論在內政上或外交上，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而德蘇關係也隨着進入另一階段。史太林所採取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而埋頭於社會主義國

家的建設。故在國際上，凡欲與蘇聯和平相處的國家，不問其政體如何，蘇聯均願與其恢復邦交，保持友好關係。這一個政策，就是世人所謂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李維諾夫爲外交人民委員長的任期內，更獲得非常的成功。不但與資本主義國家先後恢復邦交，而且與法國，捷克，波蘭，芬蘭，暨波羅的海沿海各國，均訂有互助公約及互不侵犯條約，至於德蘇關係，原可繼續保持着過去的友好關係，惟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秉政之後，德蘇兩國關係，日趨惡化，有如冰炭之不相容，推原其故，有下列各項原因：（一）蘇聯外交既以和平爲基礎，對於無往而不欲打破現狀的侵略者，自不得不另眼看待；（二）國社主義自始即以反共爲宗旨，希特勒本人亦以反蘇聯的急先鋒自居；（三）德國垂涎烏克蘭的農業及高加索的煤油；（四）德國企圖征服歐洲大陸，當不容蘇聯存在。因此李維諾夫對於納粹德國，不得不稍具戒心，早作未雨綢繆之計，以資防範，乃在國際上盡其縱橫捭闔的能事，至一九三四年九月，蘇聯由法國的拉攏，便加入了國際聯盟，李維諾夫幾乎成了「和平天使」（Peace Angel）到處受各國的歡迎。其後國際局勢日益錯綜複雜，法西斯蒂的怒潮，泛濫了全世界，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乃命令各國共產黨，聯合各黨各派，組織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並提反法西斯蒂反帝國主義及反侵略暴行三種口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西班牙內戰爆發，德義法西斯派極力援助叛軍，以進攻共和國政府軍，而在法蘇兩國，則援助共和國政府，俾能救平叛亂。於是國際上兩大壁壘的對峙，益加明朗，德蘇關係也隨着一天緊張一天。德日先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訂德日兩國反共協定，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義國也參加反共集團所謂反共公約（Anti-Commintern Pact）由此成立。德義日三國雖然一再聲明，反共公約的目的，乃在對付共產國際，而非針對蘇聯而發；但是蘇聯政府對於反蘇戰爭的醞釀，自不能等閑視之，惟蘇聯外交的第三個階段，則自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李維諾夫辭去外交人民委員長之日起。那時正值英法蘇三國在莫斯

科進行談判，以組織世界反侵略集團，李氏突然稱病辭職，而所遺一職，由史太林的親信莫洛托夫繼任。這次外長的更迭，無疑的是蘇聯外交政策改絃易轍的開端。緣李維諾夫於一九三〇年繼契秋林(Chicherin)爲外交人民委員長以還，已有十年之久，論其才幹，眼光遠大，手段老辣，允稱蘇聯當代第一流外交家，十年來在外交上的建樹，更是不一而足，蘇聯外交苟不改絃易轍，殊無去職的理由。至八月二十四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積不相容的希特勒與史太林，突然釋嫌言歡，蘇聯外交的轉變，已獲得事實的證明。史太林與莫洛托夫採取了「現實主義」(Realism)的外交政策了。何謂現實主義？質言之，就是只顧利害，而不計其他；正義信用，可以不顧，但是利益不能犧牲。據蘇聯當局的見解，英法對於抵抗侵略，既然缺乏誠意與決心，蘇聯當不願與英法組成反侵略陣線，而寧願與思想上的仇人，化敵爲友，取得一部份利益，以便處於德義與英法兩大集團之間，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世界的政局，即使有人將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視爲現行歐戰爆發的導火線，但是歐戰對於蘇聯，並非絕對有害，祇要蘇聯運得宜，不被捲入戰爭的漩渦，歐戰曠日持久之後，不論是歐戰或戰敗國，均將精疲力盡，使整個的世界陷於饑荒的恐怖中，農工大衆饑寒交迫，徒有利於蘇聯所領導的社會革命。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員長於十月三十一日，向蘇聯最高議會報告國際局勢，說明蘇聯對於現行歐戰所抱的態度，其言有曰：「英法深恐德國要求殖民地，實爲現行歐戰的根本原因，緣自凡爾賽和約解體之後，德國勢力日見強大，英法統治者深恐喪失其在世界上所處之優越地位，乃採取挑戰政策。所以現行大戰具有帝國主義者的性質。至爲明顯。」蘇聯對外宣傳，也說現行大戰是帝國主義者的混戰，而不承認這是民治陣線的反侵略戰爭。因此蘇聯對於英法德義，均目爲帝國主義，不涉再分軒輊。有機可乘的時候，就混水摸魚，只知增加自己的實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史太林在歐戰初期完全採取這種態度。德國侵入波蘭之後，蘇聯最初宣佈中立，至華沙告急波軍抵抗力總崩

潰時，紅軍即於九月十六日開入波蘭東陲，不費一兵一卒，就佔領了波蘭的一半領土，德國亦不得不承認蘇聯之所為，與其瓜分波蘭，於九月二十八日成立協定，猶謂此項協定為「東歐永遠和平安全基礎」。蘇聯僅發表一種公報，贊助德國和平攻勢而已。自此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益見強大，使賴特維亞愛沙尼亞及立陶宛等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均惴惴不安，賴特維亞



首先於十月五日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 (Soviet-Latvian Mutual Assistance Pact of Oct. 5, 1939) 將維爾杜 (Windau) 與里波 (Libau) 兩港，作為蘇聯的海軍根據地，賴特維亞境內的飛行場，亦供給蘇聯空軍使用。立陶宛至十月十日，步賴特維亞的後塵，亦與蘇聯簽訂十五年互助公約，規定蘇聯得利用立陶宛國所有海陸空三軍根據地。至十月十八日蘇聯又得愛沙尼亞的同意，紅軍開入愛境，於是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均在蘇聯控制之下了。因此史太林乃進一步鞏固蘇聯北部的環境，企圖染指芬蘭，蘇聯乃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藉端與芬蘭絕交，紅軍即於三十日清晨八時，開入芬境，開始進攻馬納漢防線 (Mannerheim Line)。於是芬蘇戰爭由此爆發。芬

軍雖英勇抵抗，但衆寡不敵，節節敗退，蘇聯使顧錫南 (Olo Karjalainen) 在芬蘭組織人民共和國政府，芬蘭實力單薄，勢難持久，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內閣總理里蒂 (Risto Ryti) 飛往莫斯科求和，至三月十二日停戰協定簽字，芬蘭匪持喪失大塊土地，抑且將軍事根據地供給蘇聯使用，蘇聯之所為，雖由於自衛，藉以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但是也可以看作蘇聯預防德國移師東侵的措施。迨至一九四



○年六七月間，法國戰敗，歐洲戰局爲之一變，蘇聯的憂懼亦隨之而增，爲鞏固其西陲邊境起見，乃向羅馬尼亞收回失地，要求羅馬尼亞將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與布哥維那（Bukovina）北部歸還蘇聯，羅馬尼亞在此種環境之下，唯有忍痛割讓。至七月二十一日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即賴特維亞，立陶宛及愛沙尼亞三國，自動放棄獨立，要求併入蘇聯版圖之內，以免爲德國所垂涎，至於在此期間的德蘇關係，貌合神離，彼此互相利用而已。誠如英國幽默大師蕭伯納（Bernard Shaw）所說：「史太林自不反對利用希特勒」。蘇聯除在精神上贊助希特勒發動和平攻勢而外，並在經濟上與德國實行合作，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德國經濟代表團由經濟專家施努勒博士（Dr. Schuneler）率領，行抵莫斯科，與蘇聯當局談判增加兩國貿易問題，十月八日蘇聯發表公報，宣佈德蘇在經濟上開始大規模之合作，互相以物質接濟。即德國以機器及其零件換取蘇聯的小麥及煤油。惟德蘇經濟協定（*Germano-Soviet Economic Treaty*）至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始簽字成立。但在實際上德蘇貿易並未能增加，而且蘇聯與英國，也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締結商務協定，蘇聯以木材換取英國的錫與橡膠。所以在歐戰期間的德蘇關係，仍舊保持着冷淡的關係，又因其爲利害的結合，基礎非常脆弱，兩國的利益一旦發生衝突，就有破裂的可能。

此在德國方面，希特勒的國社主義，在其本質上，就是一種反共的理論，在其秉政之前，既以反共相標榜；弱小民族的政策，是非常明顯的。其與日本侵略中國，在國際上宣傳，志在防制蘇聯赤化，完全相同。希特勒要求軍備平等；他竟說爲的是防制蘇聯赤化歐洲。所以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德奧協定簽字成立之後，羅馬柏林政治軸心，即告成立，希特勒也就明目張胆地樹起反蘇聯的旗幟，並到東方來招致與國，而日本憎恨蘇聯與恐懼蘇聯的心理，正與日俱增，只要在國際上能我到與國，就願跟着她揭起反蘇聯的白旗，於是德日反共協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字成立，其後義國參加

，乃成爲三國反共公約，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聘問義國，即與義國外長齊亞諾，將反共公約強化爲軍事同盟條約。德義日三國境內反蘇聯空氣，曾一度緊張到極點；但因德波問題使德國與英法的衝突表面化，歐洲政局一天緊張一天，德國反蘇聯的情緒漸趨緩和。迨至德蘇互不侵犯條簽字，反共公約就變爲一張紙紙了。德國採取親蘇聯政策，始於里賓特洛甫，他是德國外交界的陰謀家，在他出使英國任內，採取親英政策，力求英德關係的接近，俾能蘇英以制法。迨至英德衝突表面化之後，便將其政策改爲親蘇，他久有德蘇瓜分波蘭的計劃，藉以獲得蘇聯的歡心，就可以聯蘇以制英了，最初希特勒對於這一個外交陰謀，尙表示反對，在其一九三三年一月抄秉政之後，即於二月二十七日藉口焚燒國會，乃大捕德國共產黨份子及社會民主黨黨員，使德國共產黨無立足之餘地，因此共產黨的活動也就隨之日趨式微。希特勒在國內獲得勝利之後，他使進一步在國際上有所發動。明目張胆，樹起反蘇聯的旗幟。緣希特勒生平的宏願，要建立一個龐大的第三帝國，將日耳曼民族聚居之處，均列在第三帝國的版圖之內；但要實現他的理想，其第一步就非撕碎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不可。希特勒本人也知道德國片面廢棄國際條約，必遭列強的反對，因此聰明透頂的希特勒，便玩弄玄虛，自欺欺人，叫出了反共的口號，儼然以國際反蘇聯的急先鋒自居，每次發表演說，莫不抨擊共產主義，斥爲邪教異說，流毒人群，歐洲的文明也受其威脅。揣其用意，無非在博得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歡心而已。據左翼作家的意見，英國幫助德國重整軍備，並縱容希特勒侵略，也就是英國保守黨受德國的欺騙所致。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一九三八年八月間，親自飛到德國慕尼黑去，不惜犧牲捷克的利益，與德國成立妥協，表面上雖說是爲了世界和平，按之實際，張伯倫的內心。實包藏着反蘇聯的陰謀，這種論調，是否公允，姑置勿論，但希特勒欲利用英國保守黨的心理，以反蘇聯反共產黨爲烟幕，實行其重整軍備及侵略示反對，認爲德蘇思想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假如要釋嫌言好，殊爲困難，但

是德國外交部甚至高級將領，均贊成這個蘇聯以制英的計劃，希特勒也不得不顧及左右的環境，加以英法蘇三國正在莫斯科進談判，企圖組織反侵略集團，希特勒深恐英法蘇三國商有成議，德國就有四面包圍之虞。其後德波關係惡化，歐洲局勢一天嚴重一天，使希特勒不得不採取親蘇政策，俾至將來歐洲一旦有事，可無東顧之憂，更可無兩面受敵之虞。於是德國乃與蘇聯進行商務談判，從中破壞英法蘇三國的結合，迨至莫斯科談判流產，國際急轉直下，里賓持洛甫於八月二十一日啓程前往莫斯科，與莫洛托夫史大林會晤，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就此成立。消息一經傳出，各界對於這兩個「思想上的仇敵」突然攜手合作，均表示不能理解，其實個中原因，非常單純，蘇聯方面的理由，已如上述；此在德國方面，則因希特勒的反蘇聯，本來就是一種烟幕，也就是侵略的代名詞，他的侵略政策，最初因英法採取綏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之故，無往而不利，南下吞併奧大利，東向佔領捷克，均未遭遇任何抵抗。但至德波問題發生之後，英法的態度完全改變，張伯倫也大罵希特勒食言背信，倘再有所發表，英法必予以堅決抵抗。因此希特勒乃知衝突不可避免，不得不放棄思想上的分野，設法取得蘇聯的歡心，成立暫時的妥協，以減輕東方的壓迫。一俟無東顧之慮時，就可西歐自由行動了。其次就經濟而言，德國需要與蘇聯合作，也是德國採取親蘇政策的原因之一。希特勒在開戰之前，即知道將來的戰爭，必為長期的消耗戰，而德國在經濟上是最弱的一國，而戰事爆發之後，英法對德國必實施經濟封鎖政策，企圖在經濟上致德國的致命，上次大戰德國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鑑。所以德國不得不設法與蘇聯保持着友好關係，希望蘇聯能在物質上，尤其是小麥與煤油，多多接濟德國。但是在歐戰爆發之後，德蘇雖保持着友好關係，但是希特勒對於蘇聯所懷有的熱望，均未能實現，反而僅有利於蘇聯，史大林利用時機，在多方面擴充其勢力，到處預防德國移師東侵。蘇聯勢力的膨脹，當非希特勒的願望，可是正在德國與英法作戰方酣之際，對於蘇聯的意向，不得不遷就，俾能避